

歷史綱鑑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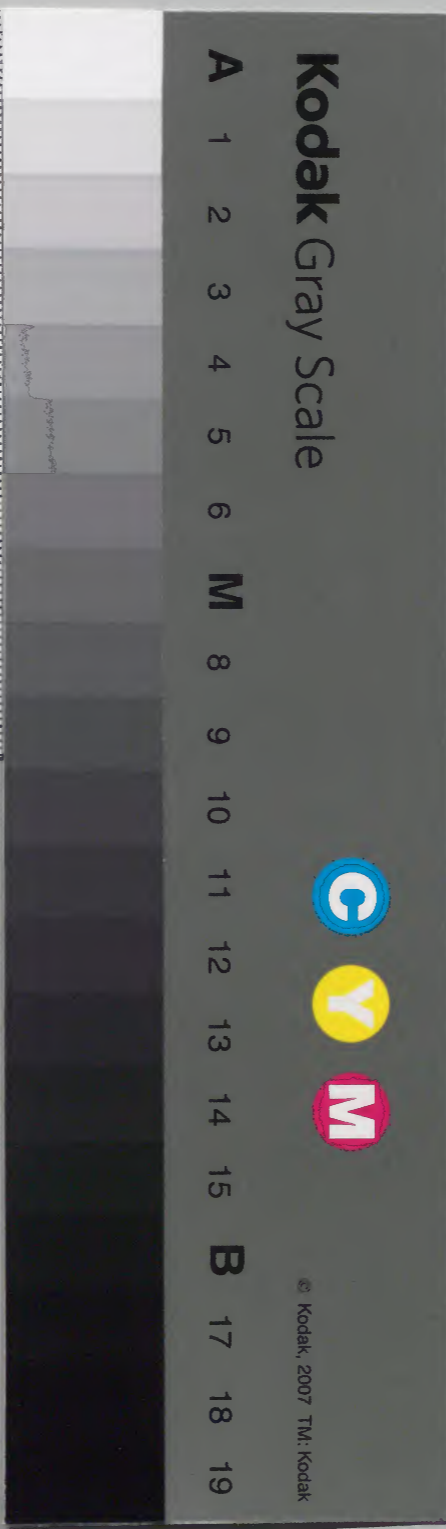
十八



			五	漢
		八	〇	書
二	〇	九	三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五	漢
八		〇	書
函	二	八	類
一	〇	三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83
冊數	20 (18)
函號	284 34



鼎鑠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藝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三十四

南宋紀 附金紀

高宗皇帝

綱庚申十年

金天眷三年○西遼咸清五年○夏仁宗仁孝大慶元年

春正月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

李綱卒

年五十八

綱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身雖在外

知無不見用而心未嘗少變為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氣凜然

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

便得異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穩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亦豈至

為南渡之偏安哉廣義

分注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蓋言其齊等故也臣謂趙鼎大純而小疵李綱純乎純者也觀其變

李綱趙鼎安否李綱為遠人所畏服

一綱鑑補

卷之三十四

淺草文庫

中村三

李綱一世傳人

宋子曰綱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有不可奪者有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丁南湖曰

李綱之忠義功業當代之大賢也續編但書提舉臨安府洞

公李綱卒此則春秋予善之法也綱若易傳內外篇二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而文章歌詩特其餘緒然則綱之功業本於學識者其知之

綱夏五月金元朮撒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奏檜以其言不中馮檜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慮獨召張浚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撒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與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我幾付之帝正色曰寧○綱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敗金人于扶風復其城撒離喝走鳳翔

綱東京留守劉琦大敗金人于順昌元朮走汴口初劉琦赴東京帥所部共四萬人至滑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琦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

帳 暴風拔坐

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舌舟陸行急趨至順昌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為守禦計諸將以東京已陷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渡老穉順流還江南錡曰今東京為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乃真家寺中積薪千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於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錡督取車輪輾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遂圍城錡夜遣千餘人擊之殺敵頗眾既而金為祿以兵三萬來薄城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弩射却之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金兵乃移砦于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砍其營是夕天欲雨雷光四起見髮者輒殲之電

劉琦議于順昌

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舌舟陸行急趨至順昌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為守禦計諸將以東京已陷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渡老穉順流還江南錡曰今東京為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乃真家寺中積薪千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於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錡督取車輪輾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遂圍城錡夜遣千餘人擊之殺敵頗眾既而金為祿以兵三萬來薄城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弩射却之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金兵乃移砦于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砍其營是夕天欲雨雷光四起見髮者輒殲之電

綱目卷之二十四

止則匿不敵眾大亂於是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七渡元水在汴
 關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眾來援鎬會諸將問計或言已屢捷宜乘此
 勢具舟全師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
 軍嚴稍振雖眾寡不敵然有進無退鎬曰府公文人猶言死守况汝曹耶
 且敵營甚邇而元木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盡廢使敵侵軼兩
 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眾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
 命壬子元木至城下青諸將喪師眾皆曰南朝用兵非苒之比元帥臨城
 自負鎬遣駭訓以書約戰元木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
 用靴尖擡倒耳擡也歷反跳也駭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
 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鎬果為五浮橋於頴河上敵由之以

文人獲尸
死守

南朝用兵
非苒比

潛遣人毒頴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時太暑敵遠來
 疲弊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鎬士渠閉暇軍皆番休方晨按甲不動逮
 未申時方出接戰以銳斧犯之敵大敗走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元木披白
 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兜牟也俗謂之鐵帽
 蓋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直為之專以攻堅焉是皆為鎬軍
 所殺元木平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遂擁眾還汴是役也鎬雖以寡
 禦眾而能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
 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
 協心分路追討則元木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出諸順昌
一種

順昌之捷
有六

張時泰曰

人徒知劉錡順昌之捷而不知鎬之取是捷者其要亦有六蓋
 一也示死以堅眾志二也因天變以致敵三

也。以忠義感人，四也。示弱以驚敵，五也。以逸而待勞，六也。議者以諸將不協，心追也。而失此機會，似矣。嗚呼！當是時也，兀術擁眾而來，敵城難守。危如一髮，將士有必死之理。順昌為必陷之城，幸而勝之，則心願補足。何服窮迫之情，然也。何足怪哉！臣謂劉琦、順昌之捷，周瑜赤壁之勝，同一機也。昔者曹瞞志欲吞吳，擁兵臨江，旌旗舳舻，一望千里。吳人為之膽怯，幸而周瑜乘東風，火策一戰，而老瞞逃遁，不服，幾乎不免。吳人之意，以為為退，此就敵不猶愈於君三被俘耶。由是觀之，凱旋莫不相慶，至今以為美談。順昌之事，何以異於是哉。

諭岳飛班師。正國本以安人心。岳飛遣其敗金人于京西。遣使諭岳飛班師。以闕中原將發密奏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志。因遣兵東援劉錡，西接郭浩，飛將李實、牛皇相繼敗金人于京西。而秦檜力主和議，秦遣李若虛詣飛軍，諭曰：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不可。綱閏月，金人寇涇州，經略使田晟破走之。○綱岳飛收復河南州郡。

綱韓世忠遣兵復海州。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又老覓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綱王德復宿州，遂趨亳州，擲與金烏祿在亳州。德至曰：夜又未易當引去。初，王德以十二騎，徑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以獻于朝。欽入宗問狀，姚對曰：臣就縛，府止見一夜，又耳由是人呼為王夜。又德入亳州，請于張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勢進取，俊不從而還。次于壽春。

綱安置趙鼎于潮州。秦檜忌鼎居越，獨已徒知泉州，自京還，復上書言：鼎時監岳飛大敗金兀術于郾城，開封府。先是飛留大軍于穎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兀術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雲與金人戰，凡數十合，金屍布野。兀術以枋子馬萬五千來飛，飛步李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枋子馬相連。

岳飛郾城之捷

綱

綱

一馬什一馬不能行飛車奮擊遂大敗之兀木大慟曰白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復合師十一萬次于臨穎楊再興以二百騎殺金二千餘人再興死之屍焚得箭鏃二升張憲繼至復戰兀木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兀木還攻潁昌飛使王貴及子雲又大敗之又使梁興渡河會太行太行山在懷慶府城北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縣名屬平陽府又敗之於沁水縣名屬澤州遂復懷衛州大行道絕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又大敗兀木于朱仙鎮在開封府城西兀木走還汴飛以五百騎破兀木十萬飛遣使脩治諸陵岳飛奉詔班師遂自郟城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時梁興會大行忠義社及兩河豪傑等帥眾歸岳飛中原盡磁相澤潞晉汾濕衛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獲旗以岳為號老百姓皆挽車牽牛載糗糧

岳飛班師

揮旗以岳為號

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陌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木欲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烏陵思謀素號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及韓常等皆以其眾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在遼東開元城外與諸軍痛飲爾因上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木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與金為和諷臺臣請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銳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之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乃自郟城引兵還民遮道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噍類也言無復有活而唯食者飛亦悲泣

直抵黃龍府痛飲

岳飛銳意倍復

一日奉十二金牌

八國監南

卷之三十四

五

書星叩馬
留兀木

宋人知有
江南

問岳岳務
班師論者
謂其不能
行權果然
欽否與

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百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
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閉田處之初兀木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
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木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
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
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木悟遂留不去及飛遣而河南新復府州
皆復為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閱之飛拜謝而已

發胡 飛甫班師河南遂陷是宋人知有江南而不知有江北意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蔡虛齋曰 嗚呼岳公報國之忠所以終不酬者果天耶人耶彼高宗秦檜無復論矣愚獨恨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於親也從命不從亂命公何若親受高宗肺腑之囑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今乃無故一日十金牌趣班師非檜之為而誰為檜為之而高宗聽之則亦亂命之類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為此也苟利社稷專之可矣公素好左傳獨不知斷以此義耶况其時萬世之悲憤既積吾胸中下世

之機會又在吾目前朝廷乃無故入奸臣之言使我十年之功廢於一旦果何說也使自揆吾力必克無旋一舉而克之以還報吾君既克之餘人民府庫籍之於朝吾特蓬頭跣足直至國門上表自効其違命進兵之罪粉身碎骨萬死其之吾亦心報國事畢矣蓋其輒行雖近類桓溫而心則與溫有間不害為同行異情此乃所謂權也公何不為趙氏九廟神主惜此去就乎此可與權者之難也

鑑八月秦檜以張九成俞樗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盥七人謗訕和議貶官有差九成從楊時學統與中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且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以驚憂自沮前中興之主太抵以剛德為尚去讓節欲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且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于心豈不思所以還一帝之車乎擢真首選及為刑部侍郎屢以和議為非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胡為異議特不

對策直言
無隱
大所以開
聖人
中興之主
以剛德為
尚

九成不可

有妄

立朝須優

帝問以和議

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

王忠植死

王忠植太

行忠義

金始置屯

田軍于中

原

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者

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綱冬十月金撤

離鳴陷慶陽河東經略使王忠植死之同時忠植以所部救慶陽叛將趙

惟清執忠植詣撒離喝撒離喝使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

忠義也為虜所執使來招降頭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撒離喝怒坐之

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後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諡義節

綱十二月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金既復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亂

綱辛酉十一年金皇統元年○西遼咸春正月金元朮陷壽春入廬州詔

張俊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

綱金元朮攻廬州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揚沂中會而廬已陷錡據東

關引兵出青溪兩戰皆捷元朮以拓臯地平利於用騎因誣師錡夾石梁

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一丈拓梁河名錡命曳新聲橋翼首沂中王德等軍俱至

錡乃分軍渡河擊之元朮以鐵騎十萬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

擊之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而擊金人以拐子馬兩

翼而進德率眾慶戰沂中曰敵恃方失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牆

而進遂大敗之於東山在鳳陽府盱眙縣治東敵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

錡乘勝逐北遂復廬州軍敗曰非音佩

綱金主親祀孔子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

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一日元

朮遣使奏捷侍臣多進詩賀金主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

太平之世當尚文物

萬世景仰

孔子

金主親祀

萬世景仰

太平之世當尚文物

萬世景仰

孔子

皆由是也。○鑑張俊揚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遂皆帥師還鎮。

夏四月罷三宣撫司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柄故有是命。

將誼曰金之欲和豈其本意特以順昌之敗已竟膽寒既而復敗於郾城又敗於朱仙鎮號令不行於河北雖垂涎有吞江南之志自知無能為也吾固知彼君臣之謀矣自我取兩河之地無寸澤以及下惟知奪民之食以養兵僉民之壯以入軍而中原之民望宋久矣使宋之君臣同心協謀而張韓劉岳之兵併力相衛則取中原如拾芥爾不若還其三邊返其生母姑留淵聖以為羈縻之策畫淮水中流以為界則我有仗義於萬世之名彼有息民於目前之樂君臣生疑壯士解然同其有隙一鼓成擒也不然紹興八年王倫及金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而朝廷已頒上天梅禱之詔赦息未遍起視金兵又四至矣吾故知和非本意奈何以高宗之庸愚濟之以秦檜之奸險削諸將之兵權以解金人之懼心乎

鑑劉光世卒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

他日書臣功第一

嘗入對言願竭乃以報國他由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方之韓世忠岳飛不逮遠矣

鑑秋七月劉錡罷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揚沂中嫉之二人間於朝曰

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遂罷錡知荆南府諸將不協敵

東氣疎蕭索矣

人得計也自此便竟南來氣脈蕭索矣○鑑八月立祚德廟臨安祀晉趙武及公孫杵臼

韓厥趙武晉大夫盾之孫也父朔為屠岸賈所殺胡妻成公嬴子曰立孤難矣杵臼曰吾為其易者乃取他兒匿山中使嬰謬呼曰與我干

金吾告趙氏孤處賈遣人隨嬰殺杵臼及他兒以真孤匿山中十五年韓厥言於景公復立趙氏後是為趙武武攻賈殺之嬰竟自殺今祀之者特褒其存趙後也

鑑罷知温州王居正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辯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

自兵部侍郎出知温州檜猶忌之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揚時器

王居正孝

與六經

子成書志

之出所著三經義解亦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為詩書周禮辯學二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一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丁南湖曰王居正為揚時高弟則宋史宜與時同入道學傳也而乃不

也切戒貢羅之額止御炭之制而其惠民也多俸祿班宗族蔭恩任乃弟而其親親也篤若以道學傳之豈為過哉奈何卒為僞所忌而不得以大行

其孝也

岳飛累立顯功

岳飛屈已干張俊

岳飛義下分世忠

岳飛以恢復為已任

岳飛罷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每屈已下之及同如楚州後以韓世忠屢抗論和議忤秦檜意欲與飛分首鬼軍飛義不肯俊又欲脩楚州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後由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間飛于檜檜大怒先是飛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常讀檜奏至德無常師王善為師之語

君臣大倫根於天性

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邪兀木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何鑄方侯尚等文章論飛遂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

岳飛立不賞之功

岳飛殊進退之機

周德恭曰

位極者勢危功高者不賞岳飛處危疑之勢立不賞之功張句能見幾明決則投箸而退儉德避難以脫小人之厄可也不能以此自圖乃陷其坎窞自是而罷官而繫獄自是而屈辱而遭刑父子一門畧無唯類其禍豈不慘哉一念不謹而貽後憂岳公亦昧於進退之機云爾綱目書此始為秦檜罪而終為岳飛惜也

藝林刺語曰

何也何必自媚以就死或謂飛與檜忤檜必以殺飛為快或謂高宗之立非及飛不死則二帝可還高宗不敵自固故檜之殺飛帝實王之夫謂飛自歸以就死者此不知飛者也飛忠孝人也違君棄命飛肯為之乎謂飛為檜所殺者亦知其粗也謂飛為帝殺之者當矣而亦未能為飛善處之也余謂飛當時可以不死高宗所以詔飛歸者

特為飛不從和議必還一節耳槍所以阻飛進師者亦為其梗已和議必滅於人耳飛亦知其意矣班師之後何不束手歸朝解兵終喪不歸則涕泣哀訴高宗亦必有以處之幸而獲免則杜門謝客絕口不言世事則槍亦可以釋飛矣况飛之無罪高宗所知亦未必遽有殺之之意也忠既不售復自將兵以救濠州又受副樞密之命又與張俊同如楚州閱軍是以張俊已受之秦檜怒之群和議之未幾張俊奉朝請而殺飛之意至此顯然矣得非日貽伊戚乎

九月吳璘復秦州楊政復隴州郭浩復華陝州詔班師遂皆遣鎮初璘按秦州聞金統軍胡彥與日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園請于胡世將而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之疊陣法每進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者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傳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救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

法 吳璘疊陣

此古東伍

車戰餘意無出於此

以驛書詔班師

議曰吾軍其鐵千此平璘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胡彥出疊戰數殺人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裝肥馬亟摩之士殊死戰金人大敗胡彥為塵走保臚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議和以驛書詔班師秦檜矯詔上岳飛于大理獄曰時檜欲殺飛乃與張俊密謀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鷓兒以好負屨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俊謀以張憲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殺因以及飛父子燕帝不疑俊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劾之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願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

韓世忠心不平

四字深入
楷理

告檜檜矯詔遣使召飛天子證憲事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
就大理獄檜命申丞何鑄大理卿周二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狀飛
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
察其寃白之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
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乃改命方侯尚尚素與飛有怨
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
措置便飛還軍具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致尚以臺章所
指淮西逗留事為言漢法兵行而尚收御札送官以滅跡傳會成獄大理
卿薛仁輔等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儀音婦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
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詰其

三季何以
睽天下

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

以服天下也

廣義少保當時若矯詔滅金而得罪
豈不愈於賊檜矯詔而殺已耶

丘文莊曰

按岳飛之死世皆以為秦檜矯詔殺之然高宗示非幼弱昏昧
之主檜非承其意決不敢殺其大將藉使檜矯其詔以殺飛

則必高宗之為君可以欺而蔽也春秋於臣不能討賊而歸之以殺飛
之獄然則高宗之於飛既不知檜之矯詔又不能正其擅誅之罪準以
趙西之誅又安能逃殺戮忠臣之罪哉况宋史何鑄傳明言鑄白飛寃
而檜答以此上意也

周德恭曰

書檜詔所以著其無君之罪書下岳
飛于大理獄所以著其誣東之非

袁了凡曰

萬侯痛感岳飛首希檜且殺飛得為言官遂盡括檜所忌使
得逞禍於天下者高一人也晚登政府位已過而高宗老矣

檜實異論於檜隨之日高故稍為異同以離其跡檜果弗能容能之後
檜死孝宗將反檜所為視諸與檜善者禱諸窟置而尚遂緣此復登
異榮備於懸車之時美溢於蓋
棺之後嗟失何小人之多幸與

韓世忠罷世忠屢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遂罷為醴泉

一別益有

韓世忠杜

明謝客

以自樂

觀使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唐八執事者曰從遊西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餘年而卒世忠性慤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與秦檜同在政府一揖之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待惠嚴整與士卒同甘苦器役規畫莫不精絕

丁南胡曰

宋中興諸將先正其自以張韓劉岳並論然名並而實不並也張俊黨檜殺飛其罪不在檜下光世雖得士卒心然但庸才卑魏公以厥子直儒益見隆重而挫師枉殺其遺詔不少矣惟韓岳二公齊休萬古一無訾議予每哭武穆之奇禍則未嘗不美勸王之全福也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說和議誠如孔明所謂漢賊不兩立者而其大儀淮陽等戰殆猶八陣七擒之異乎武穆之稱酷如信越而王之軍吏景著已為檜捕莫須有二子幾欲連者及如也王乃决于房高蹈之見而連疏以之罷殆猶赤松辟穀之遊乎古之功成身退享全福保後裔者莫郭子儀若矣王之杜門謝客口不言兵跨驢携酒縱遊西湖以自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凡十年部曲俱秉將旌

綱 十一月和議成以行鑄發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于金
綱 遣使割唐鄧商秦地以界金

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年三十九鑑雲與張憲皆棄市凡訟

飛克者或黜或死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文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志慷慨以

必取中原滅離虜為念自奉其薄少飲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乃飾名姝遣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

金人所畏服者惟飛
金人以文呼岳飛
諸酋酌酒相賀
岳飛姓名

而三子皆登顯任文庶幾汾陽之晚節乎夫三賢之忠之智皆聖人之徒王雖未得其比逆者實多矣是故比張劉則其功莫及比武穆則其福莫倫乎

難 擬軍事

用兵關一 不可

岳飛雅歌 投壺

岳飛恂恂 如書生

岳飛忠孝 出於天性

虜人不敢 名稱

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受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御士卒嚴而有恩凡有饋遺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蓋飛與檜勢不並存者也

呂東萊曰 飛之死甚不厭衆心飛忠孝出於天性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胡其用兵也尤善以寡勝衆其從杜充也以八百人被群盜五十萬衆於南薰門外其破曹成也以八百人破其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朮也於穎昌則以背嵬五百於朱仙鎮則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虜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稱至以元呼自兀朮有必殺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虜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

熒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而莫須有二字強以博會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千載而下每念岳武揚之冤直欲顯天而無從也

松雪翁曰 爲忠臣見忌於奸臣賊臣權臣不充於殺其身者自古有之若大宰竊之殺伍員漸尚之殺屈原好臣也張巡死於祿山顏真卿死於希烈賊臣也近世秦檜殺岳即忠武王韓侂胄殺趙忠定公權臣也亦奸臣也然而聞忠臣之名者未嘗不仰之敬之聞奸賊權臣之名者則必唾之詈之此天理人心之公論萬世之所同也傳哉斯言宜爲千古奸賊權臣之戒

袁了凡曰 秦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楚殺十反晉文公聞之爲之側席于董不足復懼齊殺斛律光周武帝爲赦其境內唐武則天殺程務挺突厥於所宴樂相慶仍爲立祠每出師攻戰即致禱焉宋殺岳飛金人酌酒相賀嗟夫毀于城以業敵國內爲本朝所重外爲寇復策有幾於此者乎

文曰 王公曰爲相鮮奎爲江淮轉運往見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嘆以爲此真宰相之言也岳武穆因兵每調軍食必慶額曰東南民力竭矣呼將亦憂民乎此其材豈止將也

綱 壬戌上 年 金皇統二年○西遼仁宗夷 春正月進封建國公瑛爲貴

安郡王○二月何鑄還自金鑄初蕭毅至行在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
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俾用兵
及鑄往使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告金主當曰慈
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疾彼有感鑄至
金首以大店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
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之喪及帝毋羣氏

鑄四月策進士于射殿賜陳誠之秦熺等及第南首唐開元置尚書自為南首禮部也檜無子

取妻兄王喚擢熺第一檜以為嫌故以誠之為首以其策專主和議云

袁了凡曰南省擢秦熺第一檜故改讓陳誠之誠後進之附和議也及

即子司復置游前列檜顯黜之廷試遂定墳為首張孝祥次焉高宗讀墳策皆秦檜語於是首擢孝祥墳次之檜大怒知孝祥乃張和子遂風

言者証和有不友謀係語獄檜死得釋一第先後偶然耳檜必欲天下士無出已孫右者至黜陸游罪第官又與天子角勝死而後已推斯心也豈復知身與子孫外有國事可念人才當晉耶管事此時亦見檜平王舞權送私雖小必用也

鑄金使劉若來以表亮主用帝為大宋皇帝

發明宋於金則書奉表稱臣金於宋則書以表亮主用帝中國屈於東狄足上首下至是極矣貶中國之鴻多受東狄之穢號悲夫

丘文莊曰高宗被交亮即皇帝直郊天皇廟君國子民至是已十有六年矣乃始受金封冊交亮以為大宋皇帝抑不知前所被者何等服所稱者何等號耶夫敬塘一武夫爾事出於救死君子猶不之與焉况高宗一代中興之君乎或曰高宗亦為親而屈有不得已焉耳嗚呼高宗救親之道亦多端矣而必為此皆由其心術不明昧於秦檜之邪說所謂秦檜之罪上通乎天者此也

鑄秋七月虜福州判官胡銓于新州秦檜羅汝楫論銓誘罪橫議故置之

丁南湖曰以為已死而後口兵胡銓之謂乎銓事高宗力抗和議

孔子先管仲之仁特以其尊周攘夷耳而銓適與之合况銓又不尊管仲者乎

八月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喪至帝見悲服

奉安龍德別宮 ○ 皇太后章氏至自真定居慈寧宮

九月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以和好或也 ○ 十一月張俊有罪免死

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諸將已罷和議已定而

俊無去意檜臺臣江道諫之俊乃求去俊揮兵最屢屢立戰功帝於諸

將中眷待厚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為世所鄙薄

錡微猷閑待制致仕尹焯卒錡焯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願嘗以警誡之

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錡罷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劉子羽初子羽言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脩

城壘厲兵械備舟楫以俟時變秦檜始以復職非已出已不悅至是益怒

尹焯大夫其正

諷諫議大夫羅汝楫論其專任私意縱亂是非遂提舉江州太平觀罷歸

錡詔秘書少監秦熈備建炎以來日曆秦檜自知不為士論所與乃乞以

子熈須國史有檜再相凡詔書童疏稍及檜者更易焚棄因以太后北

還為已功自頌其事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上之

綱 癸亥十三年金皇統三年○西遼紹興二年○夏大慶四年閏四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

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羽畫史善畫

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邢氏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始立

綱 秋八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同時皓居冷山屢因諜者密奏敵

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之與師進較營求章太后書遣李徽特歸帝大喜曰

朕不知太后寧不疑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書歸皓留金平五年

洪皓忠憤日月

綱 綱

綱 綱

十五年志
不忘君
魏武不能
過

官職如讀
書
須如黃鐘
太呂

張即不岳
劉豫

探求決去
陷

而還入對內殿求部表每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
可捨朕去邪皓見秦檜語曰張和公金人所憐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
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適曰尊公
信有忠節得上春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鐘太呂乃可
遂除皓徽猷閣直學士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回邵被囚柞山踰年送
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
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及還人見除秘書脩撰并副王倫
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倫與并探策
決去倫并曰吾來固自必死豈應今日謁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
子倫將歸并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願留之得抱以死

失并而起
與印俱

吾官受之
本朝
吾曹受命
生全義

知時好幾
之明

三人不序
君命

復置三館
道三館卷

不腐矣倫解授并并卧起與俱金人迫并任劉豫不肯絕其氣遣以困之
并固拒驛門不饑待盡誓不為金人感動致禮如初復欲易其官曰吾
官受之本朝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
遭之命也要濟金生以全義耳及遣入見便殿并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
和上反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機動
有變宜鑑宋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默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且
詳以講之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言奏以初補官易
宣教郎直秘閣而卒廣義洪皓張即朱弁三人
可謂不辱吾命者矣○綱帝書經刻石于太學
綱復置三館曰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直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
廟人才輩出為用人由若不與學校將來安得人才用邪

天下之士

鑿水關

胡宏移書

青高閣

太李明人

倫所在

綱甲子十四年

金皇統四年○西遼紹興四年○夏大慶元年

春正月樂平水關樂平縣河衝里田中水類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平岸數丈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入橋如長虹蔽如雷聲毀樓一水關于杉墩

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離各復也
發明水者陰類樂平水關異之異者自有書契以來災

綱三月帝謁孔子廟遂視學自秦熹執經高閣講易泰卦胡宏安國子也見其

表移書書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初制於強敵生往死歸

此臣子必報之太誓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太辱

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桎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太誓太表而為大恩閣下乃

阿諛柄臣彙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為之詞欺罔孰甚焉

廣義高閣講學似矣然高宗之時乃屯古賽刺之時也豈泰道之

之乎不然奚取于泰也
胡宏責之何其當哉

高閣講學
視李
帝之美
事

事
馮來南
宏之訛

子書
理財

秦松野

史

公天下後

世之是非

萬世是非

之權衡

周德恭曰

尊師重傅崇學尚文固帝王之美事然又不可以驟論也高宗志戴天之誓習偷安之事視聖祖撥亂復唐宜乎有以

來胡宏之譏也春秋所貴者復聖之義綱目所貴者亦復聖之義心親釋怨又豈春秋綱目之所貴哉

綱朝奉郎直秘閣劉子翼卒翼字子珍禮部次子子翼天性孝友與人交淡而耐久心計精敏長於理財至聞善聚斂者則深惡之其為刑政簡易毋令擾民凡聽訟甲之失問理徹而精通曹無留務獄無停囚

綱夏四月初禁野史秦檜慮為人

周德恭曰

史者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者也豈一執之私而能滅衆人之公論哉賊檜掩護其惡之不暇亦愚矣善乎呂東萊曰史官萬世是非之權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書曰禁野史者謹稽之愚也

許浩曰

野史多矣而作乎蓋朝廷之政有善有否而斯民以休以戚好惡皆見而不平而書之以詔後世使為之監戒也又奚為而禁乎蓋其君相自知其所為不善而恐其聞於後世禁使弗書以滅其跡也殊不知此乃公論而天理之所存人心之所以不死蓋不可得而禁也秦檜包藏禍心死交金虜引用好邪以成和議以臣事金得罪于天下也大矣檜知不為天下公論所容既以子燧領國史脩建炎以來日曆

又以孫墳脩撰實錄以掩其過惡今而又禁野史不得以紀述朝廷政事檜以已之過惡皆以滅跡萬世之下人不復而知矣豈知身死之後公論具在而其壅蔽人言劫制君父謀鋤忠良和議誤國之實史官莫不備言而纖悉靡遺固不必野史也又烏得而禁乎

綱五月閩浙大水內侍右武大夫白鏐從皇太后北歸有因閩浙大水宣

洪皓名聞

華夷

伯麟題壁

言燦理乖整其皓名聞華夷顧小用鏐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云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秦檜怒之俱坐誅謗刺配鏐於萬安軍伯麟於吉陽軍今瓊州府龍皆提舉江州太平觀吳伐越吳王闔閭重創而死子夫差立誓復讐言朝夕卧薪中出入使人呼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耶後卒敗越復仇○注而汝也

綱秋九月徙趙鼎于吉陽軍秦檜怒其不附和議故也鼎謝表有曰臣

丹心誓言九死不移

此若偏強猶昔

何歸恨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若偏強猶昔

綱冬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秦檜從之○**綱**十二月行人王倫為金所

寇帶南商再拜

直道輔

殺金欲以倫為平灤二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脇以威

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遂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

文正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汚以偽職臣敢愛

一死以辱命遂就縊於是河間地震震響三百里有哀

程草墩曰王倫往及金國贊成相議人人得而誅之故其為金所殺也

綱乙丑十五年金皇統五年○西遼紀春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殿受朝

綱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綱**七月放張浚于連州浚因星變時

張浚上皇

殺受朝

星象于西南 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許氏年高身之必被禍許氏知之誦其父咸

許氏諱舉
何科舉

紹聖中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怨不言而負陛下遂意遂決即上
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自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
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
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止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
也時秦檜謂太平曰與彌文諱言兵事見之大怒命申丞何若劾之遂貶連
州○鑑冬十月以秦熈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

綱丙寅十六年

金皇統六年○西遼紹興五年○夏大慶二年

春正月行藉田禮

綱秋九月金劉豫死

○鑑冬十月提舉太平觀劉子羽卒

子羽忠顯公諱長子也仕至右

子羽天性孝友

諫議大夫贈少傅

子羽天性孝友慷慨自許每有捐身殉國之願當事之難眾人惶撓失措子羽色逾厲氣逾勁遇事立斷不可犯其為政發奸摘伏若

喜均道義

成五

許國之誠

至及不詳

神所治不畏強禦輕財重義振人之絕傾貲倒廩闔家塾延名士以教鄉
之秀子弟吏部郎朱松疾病也號草齋以家事托子羽松室居之舍旁教
其子熹與已子均卒以道義成立平生用財從處之怡然不以介意而其
許國之誠則至于沒而不懈也

綱丁卯十七年

金皇統七年○西遼紹興六年○夏大慶明年夏五月安置知饒州洪皓于英州

綱八月清遠軍

清遠軍今柳州府融縣是節度副使趙鼎卒于吉陽先是鼎潛居深處

閉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會隆旨趙鼎奉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具
存亡由鼎遣人語其子分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

家矣先有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瘴歲日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

木上

箕尾東氣作山河本朝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

氣作山河
本朝

九開監南

卷之三十四

十九

為相以同
本意
中興賢相
稱首

固國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豈且復情其見也乎檜齋志以安陽
子詩空嗟理王樹齋志永然中興賢相則非為稱首焉賢也趙鼎當
沉沉○汪質持也負也國步危殆之際私濟艱難獻可替否內定國用外籌重旅誠中興之賢相
也賊檜諛思敗竄遐方茲因迫抑廢志以沒豈不深可惜哉

綱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剛中治蜀有方

廣義現此則知賊檜之心直欲銷宋而後已

綱戊辰十八年金皇統八年○西遼紹興七年○夏大慶五年三月以秦熺知樞密院事

綱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于台州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
恢復策秦檜惡之遂降官奉祠

綱七月實諸郡雜稅與其竟恤民力也

綱十月竄胡銓于海南

綱己巳十九年金皇統九年○西遼紹興八年○夏天盛二年春二月召隱士劉勉之不至勉之

勉之絕意京禁程氏學絕意科舉紹興間被薦議
與檜不合謝病歸朱文公往從學焉

丁南湖曰宋史不足信蓋於劉勉之而無驗焉勉之即白水先生也先

自給清無求於世紹興間嘗被薦首闕與檜不合即謝病歸其成說後

施全刺秦檜金天德二年○西遼紹興九年○夏天盛二年春正月施全刺秦檜于道中未克

檜殺之時檜趨朝殿司軍士施全挾刃渡檜肩與刺之不中逮送大理檜
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我敢殺汝也詔磔于市

綱三月編管右承務郎李孟堅光之子也于峽州先是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

曹泳究孟堅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

舉孟堅除名於是胡寅等八人皆緣坐黜降有差回又太常王薄具元美

作夏二子傳指鼓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為譏毀大臣且言元美與李光交

元美作夏二子傳

故其亭號潛光檜大怒竄之容州

人 衆指如古

丁南湖曰 季孟堅為光之仲子，無所著聞，祇以光之剛直見忌於檜。故檜語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檜大怒，光乞去。高宗曰：昨日面叱檜舉措如古人，由是觀之，則光之賢也。誠足與趙鼎、胡銓齊名而為檜之所激殺矣。其子因之以獲罪，良可慨也。坊

安置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于新州 先是秦檜嘗以白金與寅，寅報檜書云：願公俯政任賢，尊主攘狄，檜怒，遂陷以季孟堅之獄。復令右正言章復劾之，故貶。○**綱** 四月，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金主見太宗諸子，盛強及即位，故殺之。

丘瓊山曰 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哉？吳乞買執宋徽欽二帝而辱之，而害及其威儀，當時其臣最為之致力者，精沒喝也。夫中華之王，奉天子以民乃天之子也，以裔夷之賤而凌天子之尊，是不知有天矣。天豈容之乎？宋人力微不能報之，乃天假手於其子孫，俾自殺其子孫，以代宋人報讐焉。自歲丁未至此，僅二十有四年，欽宗猶及見之，出乎爾反乎爾，其受禍之慘，蓋亦相當矣。嗚呼！天道果無知哉？後之夷狄持其

強九以為中國善者亦可以鑒也

綱 秋八月，徙張浚于永州。秦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栻知潭州，與郡水

汪召錫共同祭之。○**綱** 十月，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

綱 辛未二十一年，金天德二年。○西遼紹興十年。○夏，天盛三年。○**綱** 三月，金大營宮室于燕京。金主慕中

國朝者之尊，密有惡都意而上言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官難於轉漕，民難於赴訴，不若從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玉意合，乃詔廣燕城，一依汴京制度，一殿之費以億萬計。○**綱** 八月，太傅鎮南武安軍節度使咸平王成而後，毀務極華麗焉。

綱 癸酉二十二年，金貞元元年。○西遼紹興十一年。○夏，天盛五年。○**綱** 春，三月，金遷都于燕。

綱 甲戌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西遼承天后，即夏四月，以乳檜襲封衍

聖公。指玠之子 ○**綱** 六月，以秦垣備撰實錄院填檜孫也。祖父孫三世同領

三世同領 史載

職前此未之有也

丁南湖

傳乃檜妻兄王喚之子墳塋等則喚之孫也作史者當於檜傳以著其具認父下祖之惡斯實錄矣

乙亥二十五年

金貞元二年○西遼崇禎二年○夏天盛七年夏六月改岳州為純州秦檜惡

姓故

綱八月下趙鼎于汾等于大理獄鼎死而憾不已會汪召錫崇寧知

泉州令矜觀檜家廟記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檜乃諷

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矜飲別厚贖必有姦謀詔送汾令矜大理獄鞫

聞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二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

能書獲釋

能書獲釋

綱冬十月徙洪皓于袁州未至卒

皓卒後一日秦檜死自皓居英州九年始復朝奉

郎徙袁州至南雄卒皓久在北庭為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為何

官居何地不幸為檜所忌不死於敵國而死于讒慝聞者悼之

廣義

皓在金虜抱節符即起十五年金人昭以美官客不動心身雖在歸漢而功耀麟閣洪皓還宋而鼠死退方其與子卿不同有如此者君子為之長太息也

綱秦檜有疾詔進封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令致仕是夕秦檜死

檜為相屏塞人言殺帝耳目一時諫官非謂檜功德則託人語言以中傷

善類群小媚檜無所不至呂原中率賓佐共賦秦城玉氣詩張扶請檜乘

金根車

輿服志秦始皇閱二百王之禮或曰殿端上車金根之色又有之置

益國官為議九錫

九錫能安民者賜輿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利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若賜朱石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

金人問皓何官何地
抱印符即起十五年
洪皓心不忘宋
洪皓視子卿節無愧
共賦秦城玉氣詩
張扶請乘金根車

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
及病帝幸其宅問焉檜無一語

流涕而已檜居相位十九年劫制京又循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鉞

瞻盡其頭鈍無能者壘為檜用事以誣善類為劫郡國事惟忠省無一

至帝前若開門受賄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所陰險深阻與同列論

事帝前未嘗方辯但以上一語傾搖之俾帝自疑危陷忠良卒用此術晚

年殘忍尤甚數與大獄焉

廣義 嘗考金人執張叔夜及檜而去叔夜自殺於金軍檜偷生不死則

其無君之心不待王和而後見也原其志不過欲為邦昌劉豫耳

當金人以和議解宋檜則首倡之故檜傾陰縱其還使王議和以亡宋

斯時也檜傾必以立豫者許焉故檜堅執其議厥後檜雖誅檜德

想前圖也曰邦昌以僭逆誅劉豫以武穆計廢檜欲為是則愚而非

也曰姦人者富貴利達迷其心也以爲昌豫無能爲者也使我堅王和

議而詠宋以亡之則金必德我而與之以國南北惟我與金而亡不

其爲石晉可也幸而天福宋胤絕其後嗣不得一遂其姦而死矣

秦檜通

工夫

天地至微

之理

猶生玉芝

朱子曰 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梓宮藉口攘却眾謀欲惑王聽使和

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無所不至此檜

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也

宋史斷曰 奸臣之惡莫甚於秦檜惡固同於構杌凶實類於窮奇借使

聖人再生春秋再作亦不能書其彌天之罪矣然則檜誠天

地不容之人人神共怒之賊然猶得保首領以沒何哉嗟乎此文天地

至微之理也蓋太宗嘗質太祖背盟傳位使其子孫幾至滅絕天安得

不生秦檜使質高宗以喪其社稷與故君子觀乎宣和殿檜生玉芝則

知亡宋之禍已兆於是矣

羅念菴曰 檜之逃金而歸也孰縱之則檜傾也非特傾也金國之謀也

制其命而愚之而得一質一質存金人可以得志於宋高枕無憂矣雖

無檜和其終無成乎故二帝之計謹欽不諱徽徽之聞記在二年而欽

則莫知久近其意以爲微即死欽足爲質欽不諱宋之思我者去矣檜

之歸也一日而入對拜且而得美官數月而和議成明年而相此非檜

之奸狡能致然也譬之於疾疫右投其會湯熨改其煩方恨醫藥相見

之晚高宗蒼疾久矣忠義之士急於成功而正論之士膠於達變未有

能通其變者故檜得以乘其

間焉呼高宗之見亦惑矣

湯思退

袁了凡曰 檀死墓在建康近錢塘墓上豐碑屹立不鏽一字蓋當時十
夫鄙其為人兼畏物議莫敢作神道碑及孟拱滅金回中
軍於檜墓所命軍士奠湯墓上人謂之穢塚所是與王蠲在齊燕兵不
敢樵採其墓木何遠也恨其罪浮王敦猶通剖棺之慘奸佞林甫終述
跟屍之誅然萬年遺臭
穢及五穢重可駭矣

以湯思退兼樞密知政事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屬以後事各
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為期其死不敢受
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

綱 秦檜姻黨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 之奇王

綱 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從李光胡銓于近州

綱 丙子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西遼崇 福二年○夏天盛八年 **春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

綱 二月策平進士梁勛于遠州 **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

策平進士

怒編管勳于千里外 **綱** 六月靖康帝卒于金

綱 八月程克俊罷以張綱察知政事 **綱** 初為給事出以秦檜用事遂致

行已 **在野家者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

張綱以靜 **篤守如此**

綱 十月復安置觀文殿大學士張浚于永州 **綱** 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

賢不肖莫不傾心焉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

害已必欲殺之檜死乃復其官會沒有母喪將歸祭念天下事為和議所

移邊備湯弛自以太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君憂為嫌乃上言金人數年間

勢必南侵而吾方溺於宴安蕩然莫為之備沈諫乃俟尚居相位尤不厭

天下尚方俟尚湯思退大怒復安置永州

金使問浚

大臣義同休戚

周德恭曰君子之事君義而已矣不以用舍而貳其心不以存亡而易其節苟為公義死生以之初一不計其身家之利害也茲因言出詔求直言浚乃條陳時事力誣姦臣見忤沈該之黨而乃復貶永州呼既求直言言反已言者則是天變為玩戲之物而無警懼之心蓋夫直書于冊不待取而其義自見

鑑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卒著讀史管見二十卷行于世

鑑戊寅二十八年金正隆二年○西遼崇福五年○夏天盛十年春二月孫道夫還自金具奏言

先設二事為辭

金主欲南侵故先設二事為辭曰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我民有叛入爾境者遠之往往託辭不發一也爾於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一也湯思退

作損齋記

不以為然○**鑑**九月作損齋帝以治道貴清靜宜恬淡寡欲清心省事乃屏去玩好置經史古書于中以為燕居之所自撰記文

許浩曰所貴乎知易者以其遇益則能思損以求去夫損遇損則能思益以務得其益也若于其益而不知其損則莫益之而損必招

或于損而不求夫益則已事不往而益不可得矣是豈知易之道者哉高宗遭國多難父母北遷則家損矣中原失守尚存江南則國損矣邊事屢亂國事多艱則人損矣此正所謂損之時也高宗于此既新嘗膽勵兵北向以求其損則天施地生其益無方而平政復亦理之必然也豈終于損而已乎高宗不知出此而於流離未定之暇築室自居以損自偏委曰治道貴清靜當天十無慮之世可也而高宗時當其難父兄之仇待之為後生民塗炭待之為逐宗廟社稷之耻待之為當當日夕皇皇求以益之不暇而可以損自處乎夫惟以損自處始則偏信汪黃終則受制秦檜稱臣乞和而威則損歲納銀幣而財則損書准自守而疆則損殺飛鼠浚敗興逐銓而十則損兵民狼藉用繼塗地而民則損是無乎不損此則高宗之自損也誰能免之

鑑己卯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西遼崇福六年○夏天盛十一年春正月禁科賣鹽帝曰鹽雖

民間常用之物不可一白缺至於科賣則為大害盜賊往往緣此而起而計口食鹽之法尤非所當行也

編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綿州屬成都府先是道夫使金還累奏金

彼以向名
為兵端

有南侵之意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對曰彼身試其
君而奪之位與吾臣問有名沈談不以為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談疑
其引用張浚是之故敗○綱六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九成卒城

之高弟也嘗居臨安下
四年及猶死又言事乞祠而卒

○八月召監漕州南獄廟未喜不至喜徽州婺源人後居建陽縣之考亭曰喜少有求道之

志父松知饒州疾亟喜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畏
敬吾即死汝往事之喜奉以告而真學焉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

識之士及舉進士為泉州府同安縣主簿龍歸聞延平府李侂學于羅從

彦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以居敬

為至要武夷山中武夷山在崇安縣南三十里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

從彦得伊
活之正
其學大要
以居敬焉

五

賢故召之喜卒不至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慈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

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洛

陵郡名今
涪州是誰定受易學于頤二人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遺故

不能有見惟學方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

學未求人知一旦楮諸生歸崇安縣故山九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者日

眾號精溪先生終秘書省正字朱真嘗言從憲及勉之子翬三君子遊而

事精溪先生為久得其學為多勉之從誰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

崇安結草堂讀書其中方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憲子翬自相往來

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材品為說聖賢之道因以女妻喜簡人號曰白

水先生朱喜得道統之傳自勉之始子翬幹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

惟孝乃可
明

下學不末
人知

朱喜嘗從
三君子遊

澹然無求
于世

朱喜得道
統之正

朱喜得道
統之正

朱熹任重
致遠
三言俾佩
之終身

棄興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
雜言他所與遊皆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朱熹而已熹初從子輩遊
子輩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爲屏山先生屏山在崇安縣

二程之道
彼得其宗

周德恭曰不至何嘉其志也朱子師事李侗契其要領二程之道獨得
謂其古分如佛節視勢分始浮雲而漠然無有動於中者矣君子人與
君子人也回視頗有二技一能而棄堯自鳴以爲仕宦捷徑者詎可同
哉

洪範
陳康伯真
宰相

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爲尚書左右僕射康伯作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
帝謂爲真宰相嘗命與思退論事俾其勿憚商確必當理乃已康伯言大

臣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所不能○鑑以李燾爲幹辦公

李燾脩公
御旨官表

事初燾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徧求正史實錄旁採家集野史增
廣門類起建隆訖靖康合新舊官制踵而成書其後續資治通鑑長編蓋
始乎此至是四川制置使王剛中薦之燾著續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

李燾傳
剛正

太后章氏崩自帝事太后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飲食稍減輒不
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
有所闕慎勿令知第來自朕至是崩年八十矣謚曰顯仁

王瑗爲皇
太子

綱康辰三十年金正隆五年○西遼崇福七年○夏天盛十一年春二月立普安郡王瑗爲皇太
子更名瑄進封建王○帝初知瑗之賢歎爲嗣太子意所不欲遲回
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

天下大計無踰于此

撥奏章囊封以獻

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蚤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 郡王為皇子加恩平郡王據開封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王自... 射翰墨皆絕於人

騎射翰墨皆絕於人

公天下之心

周德恭曰高宗仗義建正賢王通者椒窶未繁冊為宗社之本可謂始所以深美之

豫為憂策其必敗

帝在洛陽

物行會

秋七月以朱倬察知政事曰倬初以張浚薦且與簿入對時方以劉豫為憂策其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為越州教授檜死倬知惠州... 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權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

十二月湯思退有罪免監待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頹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宜真之憲典遂奉祠

初行會

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遣會子儲見錢于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孔會子輸在藏庫

宋朝文子至是更名會子又謂之錢引又謂之關子又謂之...

文文莊曰

子會其實一而已矣考夫唐之飛錢合券特通商賈之厚祿

貿易者蓋辨券以取錢而非以券為錢也宋自真宗以後蜀始有交子高宗以後東南始有會子而始直以紙為錢至

綱 辛巳三十二年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大定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帝不受朝之英風雷太雨雪曰侍御史汪徹言春秋魯隱公時太

一夕二異

雨震雷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竅萌戚厲無垂刺而又無安諷之私意者殆為

汪徹言

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當謹於備邊也○**綱** 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禮部侍郎金安節言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皆稍微心

有弗精業難兼濟請復分立兩科永為成憲從之

綱 三月以陳康伯朱倬為尚書左右僕射○**綱** 徐慶還自金時金主南侵

之議既決乃密隱書王於奉使中俾馬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已之像

五馬吳山

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右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

吳山在杭州府治東南

以吳拱知襄陽

綱 以吳拱知襄陽府曰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乃為楊存中即沂等至都堂議舉兵又詔待從堂議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不

更論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時上意雅欲視師中外妄傳幸聞蜀人情洶

今日有進無退

洶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衛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兩路都統制

吳拱吳玠子知襄陽都兵三千戍之

綱 五月金主使人來求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喪

任文莊曰

徽宗之崩猶知歲月欽宗之崩但聞其訃而已嗚呼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一旦失身夷狄死無殯斂之具葬埋之地

嗚呼人主而思念及此可不兢兢業業乎哉

以監撫為
四川宣抚
使

張幕設案
于庭

以劉錡為
江淮浙西
制置使

魏勝起兵
復海州

監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陳康伯言以備金故也時宿將無在者惟劉

錡在荆南因召之乃命王剛中同治軍務

監以監察御史劉珙守尚書量部員外郎珙前在錢曹時苦吏為多慮有

以制之一曰今張幕設案于庭置案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緡閣與吏

辨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間攝侍郎引選人改官班占對詳敏上說焉

綱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綱金王亮遷都于汴

綱七月金括馬于諸路○綱金王亮大殺宋遺宗室之在其國者凡二百餘人

綱八月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應募為弓

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

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漣水今淮

安府安東縣海州屬淮安府

周德恭曰

魏勝乘勝崛起號召豪傑委身百戰遂復海州可謂致命遂志者矣非明於君臣之大義苟克以臻此其救綱自特進起所以深嘉而亟予之也

監金王亮弑其太后徒單氏言諫金王不悅遂弑之九月遂大舉入寇分

諸道兵為二十二軍金王戎服乘馬具裝啟行如嬪皆從眾六十萬號百

萬擅帳相均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監金徒單合喜信黃牛堡守將

李彥取告急制置使王剛中跨二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

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謂兵分道而進大

破之乘勝復秦隴逃三州金兵退剛中遣謂其屬李彥曰將帥之功吾何

有焉彥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綱劉錡遣兵復泗州

大將與國
義同休戚
剛中過人
遠

王友直

高平人 東昌府

王友直起兵復大名府遣使入朝曰友直志復中原願

權所以濟

事 金淵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徧諭勤王未幾得眾數萬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遣人入朝奏事仍自壽春歸詔以為忠義都統制

發明

凡書起兵予假義也友直是能以忠義自守者也書復大名遣人入朝則其志未亦可見矣

丁南湖

史氏前書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此書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夫曰人者以其未有官守之責而奮義恢復者也

不可愧死紹興之君臣乎按勝嘗諭金兵自謂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友直有曰權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皆古之名將知仁義知權變者矣惜當不運各無成功友直幸而今終勝不幸而戰死也

鑑十月金人圍海州李寶救之金人引去寶遂交魏勝敗金舟師于膠西之唐島膠西縣今東昌府膠州南殺其將鄭家○鑑金人自滑口渡淮劉錡帥

師次于淮陰以死金師金人以糧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

鑑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更名獲上詔恭揚金主亮罪惡數十

事烏祿是為世宗

○鑑劉錡遣大將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師潰于昭關

金主亮遂入盧州進次和州○綱帝親征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盧亮

文案謀軍事鑑先是帝聞王權敗乃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

中就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廷之入鮮衣置酒帝聞之少寬明白康伯

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蜀趨閩者竊爾大事去矣蓋辭以待之一曰帝忽

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敢主勢孤矣帝意

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康伯此舉即子寇

周德恭

自和議既成偷安江左餘一十年矣忘雙喜事廣委為固然於因逆亮構隙陵賊中華帝能後起神斷率親征可謂稱振

綱鑑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康伯焚詔後奏康伯請親征此舉即子寇綱鑑

陳康伯回天之力

委靡之氣矣蓋由陳康伯之為相也在紹興初則有趙鼎在紹興末則有康伯皆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之力云云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王權自和州退屯東采石金王遂入和州初金人帥舟師濟江兩舟相逼南畔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久之金人矢盡而敗乃還和州會報曹國公即位改元大定金王拊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意乎遂謀北還

網金人陷揚州劉錡遣兵拒于阜甬林在揚州江都縣南大敗之

錡劉錡有疾詔錡遣鎮江錡既南渡兩淮不可守矣

鑑下月召張浚判建康府先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盡帝

張浚忠盡

悟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今岳陽府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採采石煙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

張浚乘舟徑進

直前來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焉

張時泰曰

張魏公冒險以赴君父之急固為當矣倘有不利則身且不保如君父之急何日魏公惟盡其忠誠而已至於生死得喪何暇計哉

魏公惟盡其忠誠

網編管王權于瓊州以李顯忠代將其軍○網虞允文大敗金師于東采

石金師于采

石金王亮趨揚州鑑時金主帥大軍臨采石江上誓衆明日濟及會允文奉命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采石王權已去頭

忠來敵騎充斥官軍二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

金帛命以待有功

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王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

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陣部分軍敵已大呼摩數百艘絕江而來

方 膽略聞四

抵南星直薄宋軍軍少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
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後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宋軍以海船衝
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看清李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
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知
敵復來夜半部分諸將明日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敵遣偽詔來諭王
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真憲典新將李
顯忠也願決雌雄金主得書大怒遂焚其龍虎舟率軍趨揚州

運籌策
大過人
名文識
達權
每武穆所
不及

發明 采石之戰不過敗卒數百而破虜十萬之衆以勢以力皆不可敵
也名文書生獨能勝之得非其運籌策有大過人乎
張時泰曰 或曰虞名文之敗金人也何以成功若果是之速哉曰名文之
知舉國之人皆不願戴已也然其兵已出矢何可已乎且亮以貪暴殘
虐御下名文以公忠信義勉人又加以策臨陣之機此其所以成功

名文成功
之速
間肥水赤
壁順風
執優

之速也曰然則其與謝玄之淝水周瑜之赤壁劉琦之順昌孰優曰名
文優何優乎曰謝玄周瑜劉琦宿將也名文書生也彼皆出師御敵此
則將命擒師特以見當時事危勢迫故不顧舊制之小嫌以成退敵之
大功也意以宿將之才而勝敵於豫備者易以書生之見而勝故於倉
卒者難此名文之所以優也

金主亮趨淮東提刑劉頤死之

大功乃出
一儒生
劉錡有儒
將風
金主无敢
當錡名

李顯忠 至采石虞允文帥師還鎮江○**劉錡** 罷疾篤虞允文謁錡問
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
儒生我輩愧死矣明年錡以劉汜敗發怒不已嘔血數升卒錡慷慨深毅
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故舉南朝諸將問其
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其答如響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
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齋恨而沒焉細曰書曰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

劉錡忠義之心發焉

劉錡與韓侂胄之名

允文天性公忠
允文之
裴度

發明 錡忠義之心老而彌篤而與韓岳齊名是誠宋之良將也茲因劉光之敗嘔血而死非憂國之至者能若是乎

丁南湖曰 出軍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此杜甫之吊孔明也愚威震敵國雖韓信派上之軍無以過焉或謂其榮不足雅量有餘豈其然乎是故生為儒將則與孔明匹休沒諡武穆則與岳飛媲美奈何賊槍所忌靡處既久恃方倚重而旋即告終蓋宋之不運使然也

鑑 金人弑其王亮于成州詔諸將約以三百濟江否則盡殺之軍士危懼比又聞曹公烏祿即位于遼陽遂共謀殺之 大定二年亮降封海陵諡曰煬

金師渡淮北還○**鑑** 李顯忠渡江收復淮西○**鑑** 虞允文還自鎮江入對帝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天性公忠朕之裴度

丁南湖曰 高宗以允文方裴度難矣但不自方唐憲使允文輩得如裴度以績數夫惟采石一戰金亮自斃遂使宋事轉危為安及罷相鎮守興復之志愈堅史稱其託國之忠炳如丹青信乎晉公之流亞矣

綱 十二月帝如建康**鑑** 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

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綱** 金主雍入燕 張浚國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

綱 壬午三十二年 金大定二年○西遼崇福九年○夏天盛十四年 春正月山東人耿京起兵復

東平遣其將辛棄疾來朝**綱** 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自稱東平節度使以濟州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立府後京為張安國所殺棄疾執安國歸于臨安斬之○**綱** 金主雍遣使來聘 嘉其慕義自

綱 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陝宣諭使**鑑** 允文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玠經略中原○**綱** 帝至臨安府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

天相我恢復
虞允文經略中原

綱目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

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遷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

綱閩州吳璘復大散關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雞

綱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邁字季子也先是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

張闡請正敵國禮

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謂

洪邁使金不屈

且正名書境朝儀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關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屈尊

如故正復臣已亦何所惜萬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

金謂見國書不如式抑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舊禮萬執

不可金鎖使館三百水漿不通及負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

洪邁使書

還邁慷慨忠烈有諸父風出使女

使節

張時泰曰高宗慨然張闡敵國之禮尚何朝儀為幣之當先定哉其法

洪邁先愧乃父

綱四月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張子蓋汝之及魏勝大敗之

張汝蓋置兩淮

綱五月詔張浚措置兩淮事務綱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睿初金亮

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帥師為前驅史浩止之帝亦欲掃偏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

張時泰曰

孝宗在藩即其直氣凜然不可犯者其有得于范仲朱震尹

高宗亦付狂

綱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帝退居德壽宮謂群臣曰付托得人吾

無憾矣

胡新安曰

建儲之議雖出於范宗尹之造膝岳飛之密疏張浚之建請

中興治甲根本

以選人更寅亮之工三品藝祖在天之靈可以慰矣果時揖遜之幸曾無繫念所以為甲與治國乎天下之根本者不在是欤又浚宋之一代武

百戰而名將出

開宋中興四將孰優

功不競至建紹百戰而後各將出焉劉琦韓世忠岳飛吳玠爭奮之時苟善乘之豈但舊疆可復而已賊擒竟以和之一字沮敗之可勝嘆哉
周德恭曰書有稱誠之也太上之號乃嗣君之所尊崇耳其曰自稱則非義焉高宗在位三紀于茲時非不久年非不高國不關而日登事之心治而日壞而徒稱臣奉旨偷安一隅中興之能事果矣至是厭倦萬札傳位太子則父母之仇終身不得一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高宗寧無愧作乎綱目書此貶之之意隱然見於書法間矣
陳四明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統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且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蹙坐失事机始惑於王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耻匪怨惡親以
來世之譏悲夫

孫栢潭曰人謂南渡以後為宋室之中興吾謂南渡以後為宋業之中興斬丘璠文山嘗有言曰李綱為相之日宗澤守汴之時既失之於始矣若夫劉琦順昌之捷岳飛朱仙之勝又失此不為是宋事終無可為之日矣於乎遺民一旅尚可興夏甲兵五千猶可復讐高宗不為心康固矣而亦不能為越勾踐也惜哉

開宋以張浚為江淮

綱以胡銓知饒州始復○**綱**七月吳玠復鞏州

宣撫使魏國公謝襄

朝廷所恃惟公

人主之孝以一心為本

一心合天

天者天下之公理

魏公受知孝宗之深

朱熹上封事

帝王之孝先格致

綱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綱**初帝手書浚入見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曰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又力詆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帝皆嘉納之時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州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是示敵以削弱急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若不悅遂與有隙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

廣義魏公之遇孝宗可謂受知於君之深者也其恢復之功必將收效於桑榆矣然卒見沮於史浩豈人力之所能哉

綱詔求直言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朝政雖有闕遺而備獲之計不可以不草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

了凡綱鑑補 卷之三十四 三十五

斯民休戚
係守令

朝廷監司

之本

本原之地

在朝廷

追復岳飛

官

色飛有所
衝擊梅之

允文上言
既後

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循政事，橫吏然計不特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有守令之綱，朝廷有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鑑 汪徹視師，胡北京西。○綱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官其孫

周德恭 曰：岳飛為將，十年有新衝擊梅之功，固非他將比也。然為賊擒，所留以沒其身，至是追復官，費以禮改葬，是亦公論，不容異言也。

綱八月以史浩察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鑿時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西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

允文有
八可戰

允文以務
畫地

二人忠和
可見

新復州郡，又繫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乃允文還，允文入對，言：自有八可戰，且以務畫地陳其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

周德恭 曰：史浩法恢復之計，允文上恢復之圖，則二人之忠和蓋可見矣。夫何偏信史浩卒罷允文，則是帝信讒邪而棄正論，禍亂何由而可止乎？孝宗嗣位之初，先斥其人而悅後士，文何以望其中興也哉。

鑑 十一月，金主以宋不稱臣，且陝淮多為宋所復，乃詔僕散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紇石烈志寧經略宋事。

鑑 十二月，以陳康伯兼樞密使。○綱以魏勝知海州，勝善用大力，能左右射，揭旗曰：山東魏勝，余人望見，即退走。勝在軍未嘗一日懈也。恒如敵至，士卒精銳，有自北方來歸者，勝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以不疑，聞其有變

此心之發
即天理
今日之功
可以立成

詔吳璘班
師

使實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鑑**為浚子斌張斌字敬夫號南軒赴行在
斌之見上也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下憫中原之塗炭揚然於
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積古親賢以
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綱詔吳璘班師自初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
順德以備之已而金人帥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時議棄三路史浩議棄陝西

三路遂詔璘班師書詔班師發之也是時新復三路則中興之機在此
發明一舉矣夫何議棄三路而自沮戰功乎吁惜哉

孝宗皇帝諱昚晉懷太極六世孫秀王侑之子也母張氏生昚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初高宗無子育于宮中未幾立為皇太子
賜名璘受高宗禪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帝性至孝事上自三十一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有恢復之志值金主亮
明仁恕無可乘之機南
北講好俱得休息矣

鑑癸未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西遼崇福十年○夏天盛十五年春正月壬辰朔帝受朝于文

德殿遂朝于德壽宮自是歲以為常

孝宗之道
無虧

劉永新曰孝宗之奉親考諸史氏所載朝太上皇于德壽宮從太上皇
幸聚景園無歲不然無節不爾太上皇年七十既加尊號太
上皇年八十又加尊號其文與情兼至始與終無倦可謂於子道無虧
者矣若漢高帝唐文皇化家為國致其父於崇高富貴之極然太公擁
簪迎門高帝奉王后上壽自謂臣所就孰與仲多文皇使尉遲敬德擐
甲持矛迫神堯于海地群賢聚散而不知太安宮之熱則其開拓顯揚
之功雖遠過孝宗而怡愉順承之心
殆弗及之矣若孝宗豈不可稱哉

鑑置十科以舉武事下奉曰置武舉十科若欲練兵選將恢復中原矣
乃班吳璘之師棄新復之地則武舉其虛設耶

此舉所係
甚重
吳璘班師

綱吳璘還河北金人遂陷新復十三州軍目璘得詔奏璘文諫曰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王和乃曰璘豈不知
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遂退師還河池金人乘其

後璘軍亡其甚多連營俱與聲震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
三州三軍皆復為金取

孝宗猶循
陋規

周靜軒曰孝宗嗣位猶循陋規不亦誤乎當取而不取則傷於怯唐却

吳璘恢復
之大機

也新復州軍皆宋故土不幸王室衰微故地陷沒是誠中國之大辱也
高宗惟恃和議中原之境委為外物吳璘操百戰之功復陝西之地此
固恢復之大機苟能併力伐金克復舊物以雪祖宗父母之讐可也夫
何謂之班師新疆仍陷則自失其機耳在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高宗
既誤孝宗豈宜再誤哉
據事直書深譏之也

孝宗豈容
再誤

綱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綱浩既相首言趙鼎李光
之無罪岳飛之久寃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從之

許浩曰史浩為相首言趙鼎李光無罪岳飛久寃請復其官爵錄其子
孫是義舉也若二人者尚在浩能用乎曰不能也何以知之曰
趙鼎李光雖死時不有張浚乎浚蓋孝宗之岳飛也史浩沮之岳飛雖
死時不有吳璘乎璘蓋孝宗之岳飛也史浩抑之是則三人雖在其亦

孝宗之禹
光岳飛

浚與璘而已矣烏能以用之哉然則愛為而請曰禹光之無罪岳飛之
久寃天下所共忿也浩初為相而以此慰人望要人心耳豈誠有愛於
禹光與
飛也哉

綱以張浚為樞密使兼江淮軍馬開府建康
浚以陳俊卿為宣撫判

官帝以議和乃浚卿及浚子斌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

師淮壩壩而宜反江河進舟山東以為吳璘接帝見浚卿浚動靜飲

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深言樞密時金人以千萬眾屯河南

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怒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為之動宜以天兵屯盱眙濠

廬盱眙今為縣濠今為臨備之詔從焉斌浚長子也時開府參佐皆一時之

選試年少為機宜文字內贊密謀外察庶務其所綜畫幕府古者出征以

諸人皆以為不及也
幕帳為府署

倚魏公如
長城

諸人皆以
為不及

李空同曰

國家長治久安固賴長城以保障然長城乃有形之險人力尚可破若以人為長城豈非無形之險哉愚謂檀道濟宋文帝之長城也李勣唐太宗之長城也張浚宋高宗之長城也道濟無可議李勣一言以立武氏而召無窮之禍張浚則手握重兵屬有富平關瓊符離之敗及考其心實李綱志岳飛使一子擊肘不能巨扶宋與遂致三聖幽居于沙漠群黎塗炭于燕雲示社垣堙禁宮灰燼誠有愧于長城之寄也觀宋史其量狹不能下士智闇不能知人斯言得之矣

綱三月以張晞察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晞初次膺為右正言力

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為

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貧饑湯思退之明比葉義問之

姦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騷然故渡江以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為

首廣義孝宗於次膺呼其官而不名者厚待之至也夫何任用未幾即罷

綱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顯忠銳意恢復張浚入其

直言之膺稱首呼其名而不名

備守為良規

即曰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為良規議戰議和在

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歛

帝王之兵當出於金

兵而遁跡取快一時令寔萬世及退請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

試以圖僥倖復辯論于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曰且謂

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乘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度淮會顯忠

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

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周靜軒曰

自胡羯交亂江淮宴安未聞有攘狄之師獨張浚深明逆順遣將伐虜雖卒無成功然綱目書之若真能伐金然者蓋予其忠義之節所以遂其本心云爾

張浚深明逆順之理

綱五月史浩免曰浩見邵宏淵出無狀始知不由三省因奏張浚銳意用

王十朋論
漢八罪

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乞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
蘇諷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

丁南湖曰

孝宗特擢王十朋為待御而十朋首刻史浩之罪繼表張浚力
之忠所謂激濁揚清其真待御矣乎按十朋狀元及第其歷
官也以直諫輔高孝兩朝以惠政守湖饒夔泉四郡言責官守兩無負
矣且終喪不處內推恩與二弟而自扁不欺自此諸葛亮顏真卿諸人
而為海菴南軒所雅敬其子聞詩聞
禮為官世守家法蓋積善之報也

李顯忠復
靈壁

入城宣布
德意

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紅縣金將士多降因時金都統蕭琦用
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
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紅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將開諭福金守
將乃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
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鑑李顯忠敗金蕭琦于宿州獲復其城宏淵

招撫夏國
西將軍

十年來無
此克捷

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城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
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諭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
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人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
聞帝手書獎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

綱帝幸群臣詣德壽宮上壽大中節也○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待

離縣名今併入宿鑑金字撤復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顯忠率所部力戰

却之宏淵耻前功不自已出因排兵不出且顯眾曰當此盛夏極暑清

涼且猶不堪况烈日中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諸將各遁顯忠

知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柘離

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張浚遣楊州上疏自劾按史略宏

綱考

淵與顯忠

不相能而顯忠又不協士士憤怨遂潰而歸金人亦辭去愚謂師克在和符離之役兩將不和以致大潰張魏公不得定其責矣

張浚三為將三敗績

宋史斷曰

宋之任張浚非不重也然三命為將而三至敗績者何哉蓋以量狹而不能不士智闇而不能知人故以建炎之初張浚奉命出兵道由同州麻延以捕虜虛復拒吳玠之議必與虜戰遂為虜所乘此所以有富平之敗也至紹興七年浚視師淮西虜與王德素不相下岳飛言其必爭而浚視然不聽此所以有郾城之敗也孝宗即位命張浚都督荆襄總率李顯忠邵宏淵等進克宿州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浚不能禁士卒憤怒遂潰而歸此所以有符離之潰也故觀其三敗之跡非其量狹拒諫智闇不明而何雖然浚之不能經略中原豈止如是而已富平之役李綱尚在浚已去之而不能用淮西之卒岳飛在營浚惡之聽其歸總而喪而不能留符離之戰廣文文遠在川陝浚雖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乃以桀驁爭利之人自隨與圖大事夫安得不敗意浚之為將其視諸將之下乎歷歷信之拜李左車相與厚遠矣

問張浚取復之計知

張時泰曰

宏淵之師潰于符離非無輕重者哉曰二將不協罪在宏淵顯忠亦不得辭其責也彼顯忠敗蕭琦於宿州之日宏淵欲發倉庫以犒士是矣夫何顯忠以縣縣小忿未釋止以竟錢糧士士皆不悅此所以致宏淵之不平而潰是師也學者合而觀之則綱目原情定罪之意可識矣

君臣相與以成治功

孝宗尊魏公而不名

六月貶張浚為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于筠州國初宿師還士大夫王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備飭各處守備帝復召浚于棧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擊肘牽制也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之去之音曰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充宣撫治揚州顯忠責授果州今順慶府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大尉奉祠

周靜軒曰成大功者不以不挫而貳其心謀大事者不以微嫌而介其意一勝一敗兵家之常符離之潰但當責其成功不宜與之計較如孫權獨斷而有赤壁之勝晉武獨斷而成平吳之功是也夫師潰之失乃即宏淵之惑衆耳初非張浚顯忠之過也今而於浚顯忠則貶之於宏淵則赦之是豈賞罰之公哉故綱目以無罪例書其意蓋可見耳

胡廷芳曰觀此既可以見魏公得君之專又可以見帝委公之篤矣孝宗復讐之志何如哉

綱辛次膺罷回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權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遂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爾

次膺以直道事君次膺故君之大孝宗蓋賢之至

張時泰曰次膺以直道事孝宗廷賢退不自可謂故君之大者也孝宗遇非其時乎夫何孝宗五月以次膺為參知政事至是僅一月而次膺即罷去者蓋其意以孝宗徒禮貌而不能行其道故也善乎太公佐武

王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聖賢之名而不得其貴之實其孝宗之謂乎

綱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綱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陳俊卿奏使浚自効故也

鑑金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唐鄆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詔遣盧仲賢報

張闡亦陳大害

之帝以志寧貽三省書付督府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陳康伯等皆欲和使我軍民得休息為自治之計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欺我耳力陳木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仲賢報書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誅之既而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同帝曰四州歲幣可許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

綱冬十一月盧仲賢還自宿州先是仲賢至宿州金僕散思義懼之以威

金人書是四事

仲賢惶恐言歸當實命忠義遂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都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

建炎以來未嘗有離一舉

呂氏中曰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符離之一舉者蓋向者因其得已而後戰也孝宗謂數十年無此克捷胡銓謂二十年未有此基虜人緣此震懼知吾君有大為為之志知廟謨有出人意之奇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將王十朋又謂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暴露而奉為徽宗欽宗御讐而本為中原弔民伐罪而舉奈何王師偶失小利而幸災樂禍者橫議紛起矣今荷離之役李顯忠邵宏淵進兵淮北藉令潰散不過失其所下之城邑而朝廷言戰之失謀常以此藉口後竟以此沮於當時甚哉任責之難而得說之易也

鑑王之望如金師議和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湯思退請遣也
鑑詔待從臺諫集議和金得失乃張浚還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言曰

立大事以人心為本

秦檜王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復誰為陛下用哉竊為陛下憂之不聽

周靜軒曰

嗚呼宋人惟徂偷安之陋習而不再遠大之圖也金虜之讐暴白天下痛心扼腕無時可忘苟與之和是忘親釋怨非天子矣然則和金得失瞭然在目何必議乎當時群臣議論雖足大抵臺諫之言為是而宰相之言為非然而竟從宰相之和議者蓋君徂偷安之陋習而不能改也吁亦過矣既而議之未決復召張浚及浚言不所惡在其為能也哉

得美瞭然在目

鑑以胡昉楊由義為金國通問國信使審議官時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收四千里要害之地夫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均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

遂有是命。○綱以朱熹為武學博士既而罷之曰熹應詔入對言君父之
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
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後與洪适論合而歸

至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綱召陝州布衣郭雍不至賜號中晦處士

丁南湖曰

郭雍字文忠孝師事程頤號兼山先生雍傳其學號曰雲先生
孝宗賜號中晦處士又更封頤正先生遺書官就問雍所欲言
備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二矣孝宗禮賢敬老之志不亦可嘉哉按淳
興初學者復集二程與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為大易將言
行于世然則忠孝雍百純儒也宋
史以為隱逸而不以為道學何歟

歸甲申二年

金大定四年○西遼崇福
十一年○夏天盛十六年

春止月金僕散忠義以書來議和

歸詔王之望次于境上胡昉先如金師金人執之張浚力言金未可與和

自此事當
歸一

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
令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
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胡新安曰觀此言則知孝
宗復讐之志何其決也

歸二月胡昉還自宿州

金僕散忠義以宋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
罪即當遣還邊事今元帥府從宜措置

綱三月詔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歸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

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募

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擗置江淮戰艦諸軍弓

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為虛聲和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淮北

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等族恣勇有謀

欲令盡領契丹降眾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張浚視師
江淮

張浚銳志
賞金石
張浚全德
所致
張浚有功
於宋

張浚真可
謂社稷臣
張浚人望
所屬

周靜軒曰張浚銳志殄虜之事可貴金石之志以爲懷煥然非中義素
若何以得此細目於去年夏書張浚使李顯忠即宏淵分道
伐金五月書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至此又書張浚視師
江淮金軍退皆以見連年虜寇侵逼至此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
非張浚全德所致此則書法之意也嗚呼張浚有功於宋若此真可謂
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宜哉

鑑四月召張浚還罷都督府先是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
國不貲跋扈猶言強梁也貲量也浚乃請解督府罷張浚判福州左司諫
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浚既去朝
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且勸帝務學親賢
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
厚恩身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
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登

張浚手書
付二子

魏公不主
和議

然是年八月行次餘干餘干縣名屬饒州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恨國不能
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在葬我衡山足矣數日卒
浚志在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焉浚卒贈太保後帝思
浚忠加贈太師謚忠

魏公欲正
人心

魏公扶持
人紀

浚有社稷
大功者五
岐講富平
之敗何如
張浚大類
諸葛

問張浚類
諸葛何如

宋晦菴曰南渡以來士大夫倡爲和議其賢者則不過爲保赤江南之
計夷狄制命禽獸迫人莫知其爲大吏獨魏公欲正人心雪
讐耻復土宇鎮遺黎晚復際遇王議尤堅雖天齋其功使公困於讒忌
之口不得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曉然知人類之所
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其功盛哉

呂氏中曰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勳發儲嗣之議誅范瓊以止
國基用吳玠以保全蜀知劉麟以定江左世但以富平符離
之役議之然普彬岐講之敗其喪師感國亦不下富平符離豈可以一
肯而掩其大德乎

陳四明曰浚幼有太志注意守邊法在汴京親見二帝北行皇族繫虜
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時論浚之忠大
類漢諸葛亮亮能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
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誤殺之茲所以不及亮也

浚所以不
及亮

臣文莊曰浚學雖正而術則疎謀雖深而機則淺原其心不可謂不忠於宋也及其行事有富平之敗淮西之亦符離之潰區區左奔敗之餘奄奄之氣陸續能堪此幾敗也揭侯斯以宋南渡之不能復歸其非於浚或者不以爲非作史論者比之於諸葛武侯其然豈其然哉

張了凡曰

張天覺知溫公大賢也人問前何刻之張曰公便不啻只是後生時死急要官做故如此汪彥章投李伯紀敗其妻甚至及草綱滿詞極其醜詆人問之藻曰我前曾直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貳之又尹樞博學工文不及浚於仕進以薦起爲諫議迺附湯思退方排張魏公士論始薄之後貶嶺南過周益公曰樞二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少稷猶有悔張與注且公對人言無說面白也

遣使使

綱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綱**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犯陛辭奏曰臣將日出疆豈敢不克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尚乾綱獨斷追回使者則省數千意之歲幣專意武備足食足兵無書名之耻無去天之辱無再拜之屈去

十弟十賀

幸朝官婦

詔輔臣晚
對便殿

十弟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毋用婦人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綱**九月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

魏勝死節

綱十月詔輔臣晚對便殿**綱**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者今執政大臣或有秦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於治**綱**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于淮陽敗績死之楚州陷時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助和忠義等渡淮詐稱運糧實欲復楚州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騎軼境勝率諸軍拒淮陽力戰矢盡依土堦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中天墜馬死年四十五

綱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綱**湯思退以罪劾永州監天學生張觀等

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乞斬之以謝天下詔既
求州居住思退憂悸而死思退與張浚同相而始終不合浚以雪耻復讐
為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為言而已

張浚以雪耻復讐為志

南湖曰史傳云思退致身皆膾炙之恩也又云敵既得海泗唐鄧又
且排楊時誤李綱與張浚史氏特以巧詐二字斷之真確論矣且續綱
目但書以罪黨而削其官也

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錢端禮簽書樞密院
事盧允文同簽書院事

十二月以錢端禮察知政事王剛中簽書院事剛中在蜀檢身以法示人
以禮不喜羣臣感其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
鑑乙酉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西遼崇福十二年○夏天盛十七年春正月罷江淮都督府以楊

剛中恩威並行
裁決皆中
執會

存中為寧遠昭慶軍節度使昭慶今陞為湖州府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忠孝勇敢

而寡過大小二百餘戰未嘗大一走也敗北也上皇最眷念之後二年卒

二月陳康伯卒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
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至是奏事出殿門疾作輿至第卒

康伯以經濟自任
康伯可比
謝安

三月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魏杞見金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
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

利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本末脇杞去大字
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不發歸附人而還帝慰藉甚厚

書本末去大字皇帝去皇字書用君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
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奉使者自同陪臣伴屬皆拜其來使至是始稱上為
宋皇帝正為叔姪之國易歲貢為歲幣歲幣減十萬之數地東八如紹興之
時而餘禮往往竟不能盡改上終身憤之

魏杞正敵國禮

發明始正者更新之詞宋自紹興奉表稱臣已踰三紀其屈辱亦甚矣
孝宗以復讐止名爲已責愛華君臣之禮聊爲叔姪之稱庶幾差強人意耳然二十四年間惟以正敵國禮爲講和之美圖恢復雪耻付之不問遣使通質往來不絕豈不深可嘆哉若孝宗者難免莊公之貴矣

綱秋八月立鄧王愔爲皇太子大赦愔帝長子也

綱丙戌二年金大定六年○西遼崇福十二年○夏天盛十八年春三月洪适罷適以才學聞望

遭遇時主有中書舍人半歲四遷爲右相然無大建明會霖雨适引咎乞

免帝從之○**綱**十二月以葉顥魏杞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陳俊

卿同知樞密院事自先是帝猶輒戲又將遊獵白石後卿上疏力諫至引

漢桓靈唐敬穆以爲戒後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

意用卿矣遂有是命

鑑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使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宰相知

引桓靈敬穆爲戒前奏備見忠讜

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原可乎詔以宰相領使參知政事

綱丁亥三年金大定七年○西遼崇福十四年○夏天盛十九年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

玘空歸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

名亞於玠上皇嘗問勝敵之術玘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

武三朝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玘對曰官非

賞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玘以

文爲四川宣撫使**發明**玘字西蜀二十餘年屹然爲蜀保障推鋒破敵威名

自卒而其官爵所以表其忠勤之節以示勸耳

評浩曰戰勝之功固非無才者所能然而僥倖以成者亦多矣或有因其

齊遂有兩陽猶不可用以爲將軍也吳玘知此非嘗試而知其才者則

不任之此其所以任者必賢而功必成也斯道也不惟爲將者之當

隱然爲方面之重

孫武三朝之法

屹然爲蜀保障

了凡圖監甫

卷之二十四

四十八

法亦君相之所當去也君相之用
人每以嘗言武焉有不識其比哉

鑑六月以兵挺為興州都統制利州安撫使挺璠之子也

綱皇唐夏氏明○綱七月太子愔卒諡曰

綱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圜丘雷擊顯魏祀免帝以郊祀而雷出非時用

漢制罷顯祀相顯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

張時泰曰孝宗不能奮乾剛之勇以定復讐之謀乃叔尊外夷姪婢中
友也而歸諸顯
把不亦穆乎

孝宗不能奮乾剛之勇

綱以陳俊卿察知政事以劉珙同知樞密院事自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

首論獨斷雖英王之能事然必合眾智而實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卒天

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眾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

獨斷英王之能事
優亦以劉
其為翰林

劉珙正直

有才

大開于宗

不悅珙遂罷為端明殿學士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願與之不聽
綱十月大開于宗難回帝親御甲冑指授于曉命三司合教為三陣又申
耀曰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賞有加

綱十二月召建寧布衣魏校之以為太學錄自校之師胡憲與朱熹遊諸

司薦其學行召赴行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為要校之奏治道以分臣下

邪正為要詔為太學錄時將釋奠孔子校之請廢安石又于勿祀而追爵

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為先今一以空言浮說

取之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

見竟逐罷為台州教授尋以病卒聞有惜之

綱已丑五年金大定九年○西遼天禧春正月持直兩淮屯田時陳俊

持直兩淮
已丑五年
金大定九年
西遼天禧
春正月
持直兩淮
屯田
時陳俊

八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兵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家計仍籍民家三千者取其二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為犄角以壯戰勢帝意以為然詔即行之然青為眾論所持俊卿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介又才堪將相

駿射圖

復

英義烈不出持

三月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王炎代之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緬五月帝不視朝以射擊弦斷傷月故也六月始視朝陳俊卿言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有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能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義烈不出持

之間

退之間而敵人固已逐逐震懾於千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于百步之外哉發明孝宗月不視朝分在以為射擊傷目也射擊傷目是為有疾不三日疾自是帝無疾不視朝也緬日不再射而失自見矣

王敬所曰

平生憤和議之非聞辟臣之論故稍知自異而亦非天啟亂之才與其自有新嘗膽之志也金亮之亡世宗未嘗不苦於虜政荼毒其民引領思戴而山東忠義嚮應皆命張浚虞允文李顯忠王彥輩亦皆可倚使帝毅然遷都屏逐史浩湯思退突為恢復之圖則天人效順必有以歸葉夏之氣者而難受群言裏情不斷故其措置亦大約安常守舊而無必為一跡僅一張浚尚以符離之潰致棄殺方則其能僅保江南亦云幸矣

攝末以陳

俊卿虛允

文為尚書

左石僕射

兼樞密使

謝表

俊卿以用

○緬七月召會觀入見復以為浙東總管陳俊卿虞允文諫故復出之觀快快而去○緬八月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左右僕射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為任允文亦以人才為意嘗籍為三等

一冊五頁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二

人為已任

虞允文材
錫錄何如

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獨維騏曰

陳康伯批紙 漆檀高宗未嘗始願用其資親征及早定本士
誠有經濟濟才降輿乃命群臣手啟厲笑但器重似謝安乎嗣是
負相有如陳俊卿雅而饒慮允文果而亮亦克家靜而肅葉顯爵而介
資識雖殊要皆益人材抑體伴理先勵精之公也實多而允文兼優稱更
尤為時
尚書云

綱庚寅六年

金大定十年○西遼天禧夏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辰自應

汪應辰剛
方正直
以水銀淨
金片魚子

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斃石池以
水銀淨金鳥魚于上帝道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之此買之汪尚書家幸

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取水銀邪時賜發運使史正
志縉錢二百萬為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

銀實非實應辰家也 續錄也以貫錢也一貫十錢

人主當務
聰明之矣

周靜軒曰

朱子云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
且與國事及覆轡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
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孝宗聞上皇水銀之說積怒應辰茲因諫
事出知平江孝宗信諫拒諫之心不能無也嗚呼當用人之際而反
正人帝之心抑如何哉書
罷而不去其官表自見耳

綱陳俊卿罷回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為請俊卿以為太事須萬

全俟一二年吾方稍完乃可帝意方鄉允文俊卿因力求去遂判福州俊

卿不首思孝清嚴好禮在朝正色直言無所顧避凡所奏請開治亂安危

之大者其居甲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立意以先哲為法非他相可

擬○綱閏月以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回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

懷之入 紹興中金使者至樓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
內侍金主初立使者陳康伯命侍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

循紹興故事帝意悔 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怒奏曰兩
之故遣成大口請

奏請開治
亂安危之
大
立意以先
哲為法

范成大吃
然不動
成大竟得
全節而歸

朝共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撥勞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
邪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然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其太子允恭
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山河而如
舊臧音遽至指筆活以為言華活一縣名宋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
可奉還即俟到期之報主君未歸之旅觀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
詞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
初議祈請陵寢起居郎張栻入對帝語及以可圖狀栻曰陵寢隔絕誠臣
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太義已為未盡
而或猶以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
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慎無

二事皆無
成功

張栻言內

脩外攘何
如

戰守通為
一事

南軒老成

謀國

南軒事出

萬全

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
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
矣帝深納之觀南軒告孝宗之言可謂老成謀國深切時病而事出
萬全者也孝宗不此之慮而遽求請來陵寢其失自可
見矣○綱以梁克家察知政事

丁南湖曰

孝宗今年以梁克家察知政事明年拜為右丞相可謂急於
用賢者矣按克家由好試第一應官高孝肉朝履祿復之
抑外戚之權又交關六事風俗四條等疏史稱其才優識達謀國盡
是亦不忝科名無愧相職矣然不長於用兵此所以全才之誰也

綱十二月遣趙雄如金賀金主生辰也別國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
主不許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葺洛山陵如不欲欽宗靈柩我
當為爾國葬之廣義金王一言以抗趙雄而即語塞者是雄之識
見可謂明也而孝宗之薄於欽亦可見矣

綱辛卯七年金大定十一年○西遼天
禧四年○夏乾祐元年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自帝尊

本朝家法
遠過漢唐

用兵事
未及

作敬天圖
享國長久

本於實畏
取尚書敬

天事編兩
圖

人主一心
莫大乎敬

古人以教
子為重

諭輔臣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

綱帝作敬天圖帝謂輔臣曰無逸二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實畏朕近日

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以便觀覽以自警身名曰敬天圖盧允文

對云惟陛下盡窮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

張時泰曰

大抵人主一心莫大乎敬而敬莫大乎敬天能此則君德且新而且進乎高明不能此則君德日昏而日究乎活下孝宗有見乎此故有是圖之作其在藩邸而有得於師傳之賢者於此可見

綱二月立恭王禛為皇太子太叔徙封慶王禛為魏王綱帝謂輔臣曰古

人以教子為重其事情見於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

前後罔非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恭以至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

事劉焯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

孝宗修身

之道著

孝宗教子

之法明

修身教子

孝其道

張時泰曰

前書作敬天圖以見孝宗修身之道著繼書立太子而擇多士以薰陶之以見孝宗教子之法明修身教子兩得其道則孝宗之心庶乎無愧矣厥後光宗不能克尊父訓而以逆道自求其得罪於乃父也多矣

常熟丁奉曰

高宗立孝宗為太子而以范仲朱震為師傅故孝宗立也後王以繼體高宗之志信乎孝宗之孝其父矣奈何光宗之不克光其前也噫

綱二月金葬欽宗皇帝于蠶洛之原以一品禮

孫天台曰

孝宗今日道一使以求稱叔姪明日道一使以求戒嚴整人宗躬骨下同斥庚故金主謂趙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蠶洛陵彼豈不知暴露於風日者不顧而埋藏於泉壤者是索金之葬欽宗者薄孝宗耳薄其所為而姑與之和蓋以世宗之賢也不然朱元晦謂四十五年所爭者受書之儀則宋之君臣其無志焉可知矣

鑑以知閣明事張說徐書樞密院事去拜而罷說妻吳氏皇后文弟也說

因攀援權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譴言攻之者張栻上疏切諫

張栻貴允
文

了凡綱目

卷之三十一

五十四

且詰朝堂書虞允文曰官官執政自京輔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惡憤不堪會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說遂奉祠

五月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為荆襄宣撫使珙辭不拜具劄子云臣材質庸下無以踰人陛下起之衰終付以樞密懇辭未允重膺委寄臣以荆襄宣威之任豈非以荆襄上流兵衝要害臣嘗備數江陵深知兩淮宜故不謀群臣特加擢用夫荆襄之事臣實議之謀矣大槩兵力單薄財賦匱乏要當責兩路帥臣訓練民兵以增壯軍聲令荆南守臣用度糜財本措置移易以增廣邊用此荆襄今日之急務也然而利害之大則不在荆襄荆襄四肢也朝廷腹心元氣也元氣強則四肢壯百邪不能害元氣虛則四肢弱風薄則不仁濕侵則為腫朝廷施設得宜根本全盛則荆襄

荆襄今日之急務
朝廷腹心元氣

六事後
六事

利害可以漸圖朝廷施設未中事宜根本弗固則荆襄雖得臣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臣請先論國家大計而後及根本之實何謂大計恢復是也陛下卑宮室菲飲食未明求衣日旺而食惟恢復是圖然而曠日持久績用未著者有恢復之形而未盡恢復之實故也大抵有實無形則計定事成而敵人不覺者形無實則速禍致寇而無以待之燕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與百姓同其苦身厚幣以招賢者乃與樂毅謀伐齊一舉而下七十餘城漢昭烈既隕數歲魏人寂然無聞及諸葛亮師出祁山祁山在漢昌府西和縣北魏人聞之朝野恐懼此有實無形之明效也夫虜之不能忘我猶我之不能忘虜也其損心積慮豈一日而忘南牧所以數年之間邊警不著彼亦懲逆亮之輕舉而思萬全之謀耳今兵未動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

實未至而形先見

劉珙言恢
復之實

政事之大
尤過四者
治中本在
君身
人主脩己
之難

先見使虜人謀我曰深備我曰嚴張虛嚴亦實禍所謂有恢復之形是也
何謂恢復之實脩己也求賢也郵民也用將也養兵也以脩己為本以求
賢為先以郵民為重然後用將養兵次第舉矣此本末先後之序也昔
周宣王側身脩行而王化復行此內脩之本也任賢使能見於蒸民之雅
哀矜鰥寡見於鴻鴈之什采芑之任將帥車攻之簡車徒攻事之大亦無
過此四者夫治國乎天下之本不在於禮樂刑政之具而在於人君之一
身一身之善惡在於一念之積一念既正則見善必明賢否是非判然於
前而治效之應見於千里之外甚矣人主脩己之難也蓋左右前後忠直
之臣常少諛佞之臣常多彼其先意承志以悅吾之心棄間同隙以中吾
之欲視聽一惑念慮隨差遂使黑白倒置邪正雜揉而治亂分矣願陛下

此恢復
之本

至養正臣
之原氣

求直諒博洽之臣日與之講論古義以廣多聞之益舍一己之見而以天
下之見為見去一己之智而以眾人之智為智諛諛之士益昌之言必察
而逐之敢陳之士迭取之言必容而受之使聖德日新又新以之用賢則
賢可得以之郵民則民自安至於任將帥治軍旅則何功不成何欲不遂
此恢復之本也陛下當饋而歎側席而思未嘗不求賢也然而所用未必
盡賢材所舉未必合公議今群臣之中亦有文武如尹吉甫霍嘉如仲山
甫孝友如張仲者乎尹吉甫用周宣王大將仲山甫宜若猶未也田野之間
尊廬之下安知無龍伏雛在陛下力求之耳若欲求一世之真賢是
養正臣之直氣今邪佞未盡去而忠直日銷沮臣恐求賢之實未盡也陛
下有惻怛之心有寬大之詔未嘗不郵民也然而今日雖有子民之官而

宋賢之笑
未盡

不得舉守民之職，廢曹之所驅，惟財賦是求。上司之所督，追惟威計是急。至於獄訟，罕肯留心。加以水旱重之，以盜賊遂使閭閻窮悴。生理蕭條，求其勞來，還定安集，功勞未見，其人臣恐。郵民之實未盡也。築壇授鉞，去故易新，未嘗不用將也。然而昔之培植曹已，腹下媚上，逐之當矣。而新所揀擇，多膏粱子弟，又使悍將廁於其間，恐未易制也。今之諸將，亦有壯猷如方叔，維翰如召虎者乎？方叔周宣王卿士，召虎周宣王太將，鷁之老者，博擊尤峻，鷹之饑者，側翅隨人。梅聖俞鷁圖序，鷁之健者，必善搏擊。少年有口辨，未必皆人才。老將有餘，過未必可終棄。此曹非忠肝義膽，惟富壽是圖。緩急之間，欲其肯出死力，以身先士卒，難矣。臣恐用將之實未盡也。太農之費，大半耗於軍中，未嘗不養兵。然而古之所謂士卒，有椎牛醢酒之樂，有投石超

用將之笑
未盡

距之氣

宋開寶初，董遵誨鎮夏州，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室羊醜之日，先生老矣，答曰：投石超距，逐麋搏豹，臣已老矣，使吾出故，以為當諸侯，吾素志也。何老之有？注：超距，跳躍也。或曰：蒼頭傳也。

者有投醪之惠，有吮疽之恩。

昔夏將有饋，饋者投子，河合將士，迎之，味及也。魏吳起善用兵，與士卒同甘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

今主將視士卒，如豎芥，士卒視主將，如仇讐。軍籍有闕，則拽扯市人，捉縛客旅，至有截股斷臂，以事避免者。軍人之子弟，惟恐主將拘之，軍中往往投籍，更從軍名，而并其則，削髮入空門，披緇為童行，其不願充軍如此，則又安能使之樂於戰鬪？望其闕如虺虎，如雷如霆乎？臣恐養兵之實未盡也。至於理財，未盡實而府庫尚空虛，豈儲未盡實而邊廩少餘積，內政未循，何以外攘？又况民窮兵怨，盜賊將萌，發於邦域之中，戶欲負其，於伊吾之北。漢書：官馬武，賜劍，此臣之所未

養兵之笑
未盡

恢復策

諭也臣願陛下上觀天時下順民心痛關謚謾之說方排僥倖之圖毋規
 小利毋世大謀強固本根靜以待動勿示以恢復之形增循德政求賢審
 官安民和衆用將養兵如周宣王之內脩政事如衛文公之秉心塞淵如
 漢光武之沉幾先物此恢復之上策也人事若盡天命自至然後乘機伺
 釁以興六月之師犁庭掃穴漢匈奴傳在反掌間耳時太詔起之而瑛亦
 亦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帝納其言為寢前詔

丁南湖曰

劉琦此論論恢復則王忠論起復則王恭孝而恢復于常陳聖王之學於孝宗以明理正心為本此誠聖賢之徒史稱其忠世家迫屬繼以未嘗休耻為深恨此所以為論之孫羽之子輩之姪朱無所愧者也

擬宋以虞允文梁克家

金大定十一年○西遼天禧五年○夏乾祐二年

春二月以虞允文梁克家為左右

家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以允文克家為之

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知袁州宰相允文陰主張說故也栻在朝僅二年召對

至六七所言皆備身務學喪天郵民抑僥倖屏讒諛故宰執近習皆憚之

復以張說發書樞密院事罷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一人論說直不可執政

學士院周必大不竟給事中莫濟封還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

發明張說陰柔小人權居執政名器不亦濫乎張栻前既極論其非而罷職李衡此復力諫其失而貶官嗚呼孝宗愛了小人而罷說者君子誥書子冊其義自負

袁了凡曰

司馬溫公呂申公同召試知制誥溫公既就試而申公力辭不至溫公大悔命下凡九章辭不拜乃並除天章閣待制張說除樞密莫濟封還錄黃周必大不肯拜說露意薦濟必大於是濟除温州被命即出必大除建寧府至豐城稱疾而歸濟聞之大悔古之士大夫同朝以德業相觀法相勸勉宜溫公濟之有悔也雖然使溫公終受知制誥亦何愧於申公之辭哉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天包

丁卯年

卷之三十一

五十九

承君子此自水人之利若君幸必安守其不而後道寧然則濟之海何及乎

劉珙論
帝事

三人為時
推重
忠勤至老
愈篤

春秋經中
之史
綱目史中
之經

鑑秋七月復以劉珙知潭州湖廣安撫使人見言人君能循天下之理然

後有以得天下之心而立天下之事然非至誠虛已兼聽竝觀使在我者

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極論時事言

甚切至帝加勞再三進職大學士以行○綱目罷充文為四川宣撫使命

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三人對皆鯁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

帝不報而用曾觀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方求去允文出

入將相至二十生致○鑑十一月朱熹資治通鑑綱目成

王而人道定大綱繫舉而鑒戒昭衆目畢張而幾微者春秋以後僅見

此書春秋者經中之史綱目者史中之經也

朱熹慶退
可嘉

鑑五月以朱熹言台州崇道觀時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修官累

召不至梁克家奏之環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故有是命

鑑十月梁克家罷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至是以

與張說議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府

鑑甲午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西遼天禧七年○夏乾祐四年春二月四川宣撫使虞允文

卒先是帝密詔趣師期允文奏軍需未備帝不樂至是帝遣二介持御札賜之介至而允文薨數日矣贈太傅謚忠肅公中鄭聞代為宣撫

史臣斷曰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刻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事豈易得哉

鑑乙未二月金大定十五年○西遼天禧八年○夏乾祐五年春三月親試舉人蜀人楊甲勳策

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感溺其一謂策士

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者為諱論兵者為迂也帝覽對

楊甲勳策
孝宗恢復
不堅二事

綱目

卷之三十四

十一

不悅真之第五

宋史斷曰 史稱孝宗有志復仇及觀蜀人楊甲對策始知孝宗不足與
有為矣蓋宋祚南遷正泣血枕戈之秋宜勞心焦思嘗膽臥
薪俟天悔過然後揚威雪耻庶可盡恢復萬分之一夫何遽爾偷安樂
嬾妣之滿前惡論兵之太計迷黜楊甲真之第五嗟夫大難未平武備
不脩而色荒遽作猶謂有復仇之志
即此君子所以深為孝宗惜也

綱 四月宴輔臣于玉津園帝與葉衡等論平 **綱** 八月贈趙鼎太傅追封

豐國公 **綱** 冬十二月以劉珙為江南東路安撫使知建康行留守

綱 丙申三年金大定十六年○西遼天禧九年○夏乾祐六年 夏五月召朱熹為秘書郎不至

時龔茂良行丞相事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或議之會熹力辭遂改王

官武夷山冲佑觀冲佑觀在建寧府崇安縣武夷山唐建名武夷觀宋賜名冲佑觀

周靜軒曰 朱子前因陳俊卿之薦命王崇道觀此因龔公以良之薦改除
秘書郎其意以為因龔公廉退而除官是員進擢而罔利寧辭

朱子出處
合于時中
君命當肯苟然則出
處之節非合於時中乎

鑑 八月加劉珙觀文殿學士 **綱** 十月立曹妃謝氏為皇后

綱 丁酉四年金大定十七年○西遼天禧十年○夏乾祐七年 春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

綱 夏六月龔茂良放之英州時帝召史浩茂良嘗養其去既而曾

觀欲以文資祿其孫茂良不肯觀因茂良入堂俾道省官曹光祖當道不

避街司叱之光祖曰叅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借者朝廷太

體因執光祖杖之帝怒責茂良茂良遂求去出知建康猶手疏恢復六事

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

謝廓然因劾之遂責降英州安置父子卒于貶所

張時泰曰 嗚呼茂良可謂見幾明矣者矣然而既去而猶不忘恢復者
忠之至也若夫孝宗怒茂良恢復之言其與高宗一律矣天

茂良見幾
明矣

九綱監南

六十一

孝宗高宗
一律

何取哉

綱 戊戌五年

金大定十八年○西遼天禧十一年○夏乾祐八年

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之戒有司

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國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

式具在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

為師可矣而別為治學飾在驚萬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之實士風日

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綱 周靜軒曰

程子以正學而遺世乃人之所好若安石以邪說而評民五

義焉蓋頤之孝皆六經聖賢之道今而請以六經聖賢為師未聞頤之

道乃委聖之直書其義自見

綱 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同時曾覲王抃甘昇三人盤結擅政進退

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等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適闕人對因極言三

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

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行門士亦

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

朝廷美事臣恐一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望陛下聖慮

帝感其言○綱以朱熹知南康軍熹知南康值感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

活訪唐李渤白鹿洞遺址詔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綱 以范成大察知政事六月罷公號石湖

綱 王守溪曰

文正為宋人物第一文穆其流亞歟觀其使金爭受書之儀

裂麻之忠奏罷明州海物之獻蓋與孔戡之政同其在賦能演武脩文

獎甲名節固與陸務觀諸人康唱見其詩讀其集知其用世之具素講

綱 監有

綱 卷之三十一

六十二

士大夫風俗大亦久

朱熹講求荒政

子胥中固將有以也而時莫之用非其君之不用而小人則尼之於平其可惜矣見范文瑋公祠堂記

父子破家
復國
顯忠忠復

綱秋七月大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卒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元祚秦檜屢遭廢典符離之役又為邵宏淵所害竟無成功帝嘗奇其狀貌魁偉命繪像閣下卒謚忠襄

發明 顯忠出自降虜忠於朝廷卒而具官蓋予之也

顯忠出 自降虜忠於朝廷卒而具官蓋予之也

劉瑛
精明

顯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行宮學士劉瑛卒瑛字共父少傳公事子也卒年五十七帝聞瑛精明極孝慈母福國夫人熊氏早卒瑛哀慕無以自致則以任子恩官其內躬事繼母禮敬飭備友愛諸弟晚歲彌篤其在州郡治平聽察令行禁止而於愛民厚俗之意尤孜孜焉大脩潭州嶽麓書院嶽麓書院在長沙府善化縣西南養士

劉陳忠肅
公貴沈文
於登

數十人屬張斌往遊其間肯以古人為己之學謂明道程灝嘗官建康屬邑為之立祠學宮刻陳忠肅公陳雍謚忠肅貴沈之文於壁范祖禹與陳雍論顯能之時雍不識顯乃作貴沈文以自責注沈諸梁稱稱葉公不知孔子之為人乃問子路子路不對故雍引以自責以示學者其

劉忠忠義
奮發

有骨肉之訟躬以恩義交覆辯告至或深自引咎聞有皆息所爭而去其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避忠義奮發未嘗以死生動其心臨沒上疏極言近習用事之禍至用恭顯恭顯謂弘恭石顯漢元帝時臣者任文謂王任王叔文唐德宗時善書畫者臣文為戒

振宋錄趙
鼎名飛子
孫賜以京
天謝表

為戒以未能為國家報李雙龍為深恨及卒所臨之邦往往罷市巷哭相與頌之而建康為尤盛

綱已未六年金大定十九年○西遼天禧十一年○夏乾祐九年春三月錄趙鼎孫賜以京天謝表孫賜以京天謝表

綱夏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宋熹上疏其略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

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
人君正心
術以立綱
紀

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及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實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彘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無耻者蓋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臣恐莫大之禍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黨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詔以意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蔡忠齋曰
義之若口者利於病言以之遊且者利於行孝宗之時近習盜權而民貧賦重不其甚矣文公一疏捲捲於恤民計軍實夫浮冗治也由其要也而其恤民之本又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非若口良藥而中藥宗之膏肓平素向孝宗讀之大怒是諱疾已發身竟使合局之技不得試也

綱庚子七年金大定二十一年○西遼天禧十二年○夏乾祐十年春百右文殿脩撰張栻卒自栻

張栻有公輔之望
吾道益孤
張栻語
曰成
聖門有人
張栻以聖賢自期

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年四十八而卒帝聞之嗟嘆不已朱熹與黃幹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父沒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授之栻思而退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天性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疑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今主意悅輒有所隨順

一河益甫
卷之三十四

帝嘗言以節死義之臣難得枋對。然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枋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遣小人充嚴為都司日肩輿出遇會觀觀舉手欲揖枋急掩其牌枋觀觀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與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且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枋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古先聖賢之祀枋聞道甚早朱真嘗枋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敬夫張枋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枋所著論語孟子說大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枋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辯枋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之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

作有顏錄

進對者

盟於心

節義當於

花顏敢諫

中求

辦事曉事

之臣何如

張枋急掩

牌枋觀觀

正札俗明

倫紀為先

張枋

喜銖積寸

于累而成

敬夫入本

李真先於

義利之辯

有為而為

百非天理

張枋得道

卒之正傳

張枋不負

所學

擬宋以周

心大馬翰

林流之王

謝表

一時詞臣

之冠

軒先生

周靜軒曰

張枋得道卒之正傳為諸儒之倡首事君忠直立心平易其忠君愛國之誠雖死不亡心是誠不負所學者矣故卒而具官以深予之

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必大為翰林學士夫年制溫雅周盡事情

為一時詞臣之冠

丁南湖曰

周益公者高宗所擢第試館職即緝其黨賊手矣及事孝宗宗則有直言四事等疏凡皆謀大事決大議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是誠名宰相也公雖詞臣之冠曾可以詞臣日之取但光宗禪授之際

懼禍而去為士論所少云

十二月資政殿學士致仕簡公胡銓卒

吳氏寬曰

義莫大於綱常公思扶之誓莫重於君父公思報之力莫強於夷狄公思御之計莫深于權奸公思抗之當時公之立尚

甲而言九切有不與虜同戴天槍同朝之誓... 讀之足以扁快人意真所謂與日月爭光者也... 夷狄知所當禦權奸知所當折斯公所以為盛也

呂祖謙作大事記

呂祖謙作大事記

任文莊曰大事記者起於周敬王二十九年上接春秋絕筆下迄於五代也至武帝征和二年未及成書而祖謙卒朱子謂其考覈精博規模宏大議論純一自有史冊來未之有也祖謙作此書蓋采左傳歷代史及邵子經世温公通鑑等書而參稽百氏之說既標其題而又為之解焉史綱之作傳采諸書畧做此書而間有所言論者做其解題也

辛丑八年金大定二十一年○西遼天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祖謙字子晦婺州東陽人祖謙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遊以禰行名于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

中原文獻之傳

孫也自其祖好問徙居婺州祖謙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遊以禰行名于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

學以關洛

奇汪應辰胡憲而友朱熹張栻學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心焉少辯忘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羣時忿懣凜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伯恭祖謙字伯恭

伯恭

伯恭嘗言學如伯恭伯恭祖謙字伯恭

伯恭

伯恭嘗言學如伯恭伯恭祖謙字伯恭

伯恭

伯恭嘗言學如伯恭伯恭祖謙字伯恭

伯恭

伯恭嘗言學如伯恭伯恭祖謙字伯恭

伯恭

伯恭嘗言學如伯恭伯恭祖謙字伯恭

伯恭

伯恭嘗言學如伯恭伯恭祖謙字伯恭

伯恭

伯恭嘗言學如伯恭伯恭祖謙字伯恭

伯恭

伯恭嘗言學如伯恭伯恭祖謙字伯恭

伯恭

伯恭嘗言學如伯恭伯恭祖謙字伯恭

曰人才准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長樞以下六十人

熹九月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時浙東大饑王淮薦熹為江

西改浙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循德任人之說因

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至部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

轉集熹曰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居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

其風采至有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

其疏于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准言循察荒政是行其所

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徵之乃進真直微猷閣

熹十二月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常平米六

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數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

單車屏徒

政事知有

其所學

下社倉法

于諸路

息每石止收耗米二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少缺食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社車及無行之土與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十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登之其以惡不實還者有罰

廣義抑觀社倉之法通世無弊

周靜軒曰救荒無善政惟君子為能之是時浙東大饑熹提舉熹乃募集米商量如賑卹民無菜色財不匱乏苟非素熟經綸之

本者曷克臻此社倉法行民皆受惠由是不惟行旅一踞而且行於諸

路不惟一踞之民被澤而諸踞之民均被其澤故書以予之

空文莊曰按朱熹社倉之法固善矣然里社不能皆得人如熹者以王

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為鄉閭止此無窮之計然則其成此倉也蓋亦不易矣然則其法不可行歟曰熹固言里社不能皆得人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惧其營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官府者矣

壬寅九年金大定二十二年西遼天秋九月以王淮梁克家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熹徙朱熹提舉江西刑獄熹遂奉祠熹行部至否知

致荒無善政 朱子經綸之才 國天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何如

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已除
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

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乞奉祠發明君子立心介然獨兀罔
責自貶以同流俗求其

合義而已豈以權勢之故而易吾之所守哉獨日書
此所以明聖賢存心之至入君子操行之不吝也

史臣斷曰

王淮為相一向偏比忌刻之甚或夫熹淮所薦也仲友淮之
姻家也仲友有罪為民所訟熹不敢顧私恩而廢公法乃所
謂賢也為淮者可以自賀矣顧乃怨其忤己起獨學之禁以沮之是果
何心哉淮之意豈不自意提舉浙東我所薦也不知屈因圖報則已而
效我姻家是肯本也於乎淮可謂不思矣趙宣子舉韓厥而厥戮其僕
宣子不以自忤姚崇薦魏知古而知古劾其子崇亦不以為怨如淮者
知此其姻家而已

瞿昆湖曰

熹之提舉浙東淮之薦也熹之按仲友可謂秉公奉法不負
賢之罪既而奪仲友新命以授之謂熹熹可以官爵餌子王淮不自以
得人為慶日絳是怨熹既落熹我復倡為道學之禁不亦痛善類為時所
鄙良可惜哉

賈子凡曰

朱子按唐仲友事齊東野語以熹納陳同甫之語故刀攔幼
名而時相又為之與主使非灼其奸惡狼以浮詞捷語用以取勝亦豈
智者所為乎近攻兩山墨談載同甫與朱書云亮平生不談人是非唐
與正乃見相疑真足當田光之死矣然因第中又自憤此廢命一矣使
亮果有諸言復歸詞自掩於事主之前朱不鄙其為友注人耶而陸象
山與陳倅書亦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劫唐與正一事尤快吾人
之心象山非苟同晦庵者而云伏台人之心則亦章內之所言唐之立
威收貨媾悅婦人燕會夜深因與偷盜欲行挾竊遣歸本州皆自口人狀
中語其證實可知而世猶稱同甫併不信晦翁象山徒為仲友雪冤為
王淮植黨誠可惜也

綱癸卯十年金大定二十二年○西遼天春正月以黃洽為御史中丞

治為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稍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
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壅言不厭其審
審則庶幾無誤帝深然之治為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象不欺親

黃洽有大
臣辨

故少之矣
不食憂
每事以德
宗馬戒

人傳言且事有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言安能盡邪投機一會間不
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為戒

就問雍所
欲言

綱賜處士郭雍號頤正先生曰雍之先洛陽人父忠孝師事程頤嘗以說
號兼山先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乾道中守臣薦于朝召不起帝
念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至是賜號頤正先
生令部使者遺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來上時雍年八十二矣

留正處
道并之流

綱閏七月以留正泉州晉江人簽書樞密院事綱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教僅
書數篋而已人服其清厲義留正其曹彬趙鼎之流次書

歸其傳書
敘錄

綱閏七月以留正泉州晉江人簽書樞密院事綱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教僅
書數篋而已人服其清厲義留正其曹彬趙鼎之流次書

日月五星
聚軫

綱八月日月五星聚軫異也非祥也後驗年而太上皇帝崩

彗星所見
歸於一見

綱丁未十四年金大定二十七年○西遼天禧二十年○夏乾祐十七年二月以周必大為右丞相
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皇嘗問同陛下復祖

宗舊則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
綱九月太上皇帝崩帝致喪三年群臣屢請易月之令未許

春皇孝
根於天性

綱留正曰二年之喪天子之通喪也漢文始亦古道景帝不師典凡後世
文能依乎口制猶未盡合於亮陰過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以曰易月之
論發於應力陋儒習之其後遂斷為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既已大
壞雖有明智之君賢哲之輔揮於更張因循相沿良可嘆已春皇慕親之
孝根於天性雖聖躬以不毀之年群臣屢致賜服之請而春皇心斷然不
疑千載以來一人而已

千載以來
一人而已

綱上白詔皇太子參決庶務

綱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恐出於臣下之飾

綱戊申十五年金之為二十八年○西遼天

目未幾左補闕薛叔似等上疏勅王淮帝曰卿等官以補闕拾遺為名專

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劾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

諫明補闕拾遺所以糾糾君過裨聖德者也孝宗置之可謂知所先務矣

綱皇太子初決庶務于議事堂○綱四月祔高宗主於太廟諡曰朕比

下令欲衰經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詔後過祔

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得

有請○綱五旬王淮罷薛叔似論之也淮為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

故力攻道學貽來世之害君子慎之

得補
拾遺

孝宗知所
先務

行終制乃
為近古

平生所學
四字

今當死聊
清要

綱六月以朱熹為兵部郎官未上而罷賈林栗知泉州王淮既罷周必

大薦朱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熹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

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自言

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

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自今以往一念之發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夫

理耶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壅闕果人欲邪則堅以遏之而不使少有

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

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知矣帝曰久不見卿今當處經

清要不復以嘲諷為煩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

熹論易西銘不合遂劾熹為浮誕宗王各有推尊侍御史胡晉臣劾栗喜

同異異乃出栗而喜亦除直寶文閣奉祀而去

朱子進封

綱以朱喜為崇政殿說書喜辭不至綱喜既歸投匭進封事其略曰今天下太勢如人有重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蓋

意大本急之

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

此心聖王持守言近言之

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臣凡飲食

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宦妾之政無一不須於家宰使其左

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於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管且之頃得以隱

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

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官官事禁臣固不得而知至於

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自王行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甘昇之手腹

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而陛下不悟又寵驕之則陛下之所以正其

左右者未能及也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

官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又時使邪佞庸劣之輩或

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

容朝夕陪侍燕遊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宜討論前典置師傅尊

客之官夫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

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

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蔽若用

言輔翼太子信僚之選號為得人

一冊 卷之二 二

三二

言紀綱不

敗

言風俗

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疲懦軟熟或至庸極陋者取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果出中外已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官身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陛下又不能深割私愛付諸廷議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敗於下而浙中為尤甚以珠玉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少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中正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此豈治世之王尚復必言之哉至愛養賢力脩明軍政蓋有慮於文為相盡取版

言內帑王

克

將者三軍

六事本在
一心
一心正則
六事無不

曹威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有名無實積累樹穴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遣版費以為內帑之積徒使版曹闕之日甚督趣日峻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具奏推薦以為得人豈知其論償輸錢已若晚唐之償帥矣唐末撰師悉出官軍中尉所輸貨皆假貸富人借以酬息時人且為償帥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爭刺如此故其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備軍政激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積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以夜漏

東坡之
終篇
朱書章奏
十事

下七刺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
書直學置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治國後以近忠直抑私恩以
抗公道明義理以絕諛諂茲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
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備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
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乃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奉新祠遂不果上

綱西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西遼天禧春正月金主雍卒太孫瑒

立金主雍卒年六十七廟號世宗太孫瑒立是為章宗

史臣贊曰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為文明之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

死終身不立皇后性仁靜節儉明達政事好賢納諫尚文抑武

南北請和與氏休息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

世宗之明
之主
小堯舜

進朱書以淳熙十五年
被召必大作相時也

鑑三月帝傳位于皇太子退居重華宮德壽宮更名太子即位尊帝為壽

皇聖帝按史略上久有與子之志會光堯皇帝崩內禪上奉德壽

居重華宮

更臣贊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得孝宗之賢而立之聰明

符離雖近失利重遠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亦賢王無異可

乘但能易表稱書改臣稱廷城去其格以定和好而已然自古人君起

自外藩入繼大克而能盡宮庭之孝朱有若帝者終喪二年又能却群

臣之請而九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

鑑立妃李氏為皇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安陽縣名今屬彰

德府慶遠軍名金

為府屬道師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眉驚不敢

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擴妃性妬悍

此女當母
天下

綱鑑

卷之二十四

二二

嘗詆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釋謂皇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
所誤壽皇亦屢訓之且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
太后憾之至竟立為后

綱三月廢補闕拾遺官自是群臣罕進言者

必大以善道其君

綱五月周必大罷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初國子祭酒何澹為必大所厚澹欲遷官必大不即從而留正遷之澹由是憾必大及為諫主大夫即劾必大罷之

留正真宰相

綱知閣門事姜特立有罪免特立東宮舊臣也帝即位命知閣門事聲勢浸盛留正奏其招權預政之罪上怒詔特立奉祠壽皇聞之曰留正真宰相也

鑑宋真大學章句或問成

平生精力盡在此書

丘文莊曰大學中庸一篇在歐武耳程氏始表章之意又為之章句或問併與其所集諸論孟子子通稱為四書云意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故特書之

了凡袁先生大方細繼補卷之三十四

鼎錄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今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三十五

○南宋紀 附金紀

光宗皇帝

諱惇孝宗第二子也初封恭王受內禪在位五年壽五十四而崩○帝年四十而受禪遭后悍妬欲亟立其子而逆於其父及父之崩居喪不能執禮一旦止地不久而死宜哉

綱庚戌紹熙元年

金章宗璟明昌元年○西遼天禧二年○夏元祐二十年春正月丙辰朔帝朝壽

皇子重華宮

綱二月殿中侍御史劾光祖之案議道學者論光祖入對言曰近世之

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實為國家之禍福祉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莫安根本深厚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至紹聖元符之際群兇逞志絕

光祖乞漿道孝之譏

本朝學術最為近古

滅綱常崇觀而下尚復回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親明
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則去紹
聖幾何哉今往往以獲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激
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
伏乞聖恩察然未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道學之
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則生靈之幸社稷
之福也不然相激相撓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稅駕謂
安宿
帝上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夕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
進士王介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
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

道學世
君子正士

國哉帝嘉歎擢為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張時泰曰

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不可以無道猶天不可
以無日星也古之今何嘗有無道者哉其毀之者皆謂陰
羅毒霧蔽於頃刻一遇輿輿則掃滅殆盡曾何損於日星之明哉朱子
達宗孔子孟近本周程關明道學如日由天如星止度何其正耶夫何王
淮陳賈林栗輩大擁陰霧射毒霧而蔽之乎夫幾幸遇光祖颯颯之
一掃不能損於日星之明而人心為之一快也噫道學與天地相為悠
久者也日星不亡道學不滅然則其誣道學者身豈久於日星哉子貢
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臣敢以為文公頌

史臣斷曰

君子以義理為勇以道德為威自王淮倡禁道學之名陳賈
烈讀之凜凜猶有生氣斯道將晦而復明正義幾絕而復續苟非以義
理為勇以道德為威者曷克臻此

七月以留正為左丞相胡晉臣發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知漳州朱熹請行經界法從之

熹辛亥二年

金明昌二年○西遼天禧二丁二月行會元曆
十四年○夏乾祐二十一年判本史局劉孝

君子以義
理為勇
光祖忠誠
敬烈

人心為之
一快
道學與天
地相為悠
久

朱熹道行
經界法

冬十一月帝有疾不視朝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二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上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服之宦者遂誅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太丸俟帝車過即投藥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心悔之頃之內皇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退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感之遂不朝壽皇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本廟宿于齋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遂不視朝政事多決于皇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皇后怨愈深

發明 風雨之驟迅天地之震怒也黃壇上之燭滅祖宗之譴告也光宗值此大變近在宮廷弗克正責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何其愚哉人王視此則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矣此固綱目經世之大訓也

綱目經世

金明昌二年○西遼天禧二年○西遼天禧二年○西遼天禧二年

春二月帝疾瘳群臣請朝重華

冬十一月帝有疾不視朝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二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上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服之宦者遂誅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太丸俟帝車過即投藥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心悔之頃之內皇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退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感之遂不朝壽皇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本廟宿于齋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遂不視朝政事多決于皇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皇后怨愈深

四川制道 吳氏權

綱目經世

冬十一月帝有疾不視朝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二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上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服之宦者遂誅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太丸俟帝車過即投藥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心悔之頃之內皇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退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感之遂不朝壽皇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本廟宿于齋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遂不視朝政事多決于皇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皇后怨愈深

冬十一月帝有疾不視朝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二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上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服之宦者遂誅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太丸俟帝車過即投藥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心悔之頃之內皇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退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感之遂不朝壽皇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本廟宿于齋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遂不視朝政事多決于皇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皇后怨愈深

疏三十條
皆切時病

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綱六月以陳騏同知樞密院事同騏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諂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其諫于當路則私黨植吝將帥于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讓諫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于時病

綱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臨時群臣請帝親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悟汝愚又屬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史臣斷曰

光宗親壽皇于朝夕至於寢門外其當然也雖日朝亦當時而一朝故史臣謹書以見其重親之禮之不至也

鑑癸丑四年

金明昌四年○西遷天禧二十六年○夏乾元二十二年

春三月以葛郊為右丞相胡晉

臣知樞密院事陳騏參知政事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汝愚固辭不許

綱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上筆數

于立就所文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

州之永康婺州今金華府永康縣名今屬焉益力學著書嘗圖視錢塘噴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其地近海淳熙中更名同諱廟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孝宗赫然震動將擢用之曾覲聞而欲見焉亮耻之踰垣而逃覲不悅

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帝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為穰穰開數百生之基穰穰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而歸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杪忽按禮子分

陳亮志存經濟
陳亮中興五論
陳亮志存經濟
而逃
為穰穰開數百生之基
孟子後惟推王通

橫斷一世

開萬古

自謂善者

一日之長

陳亮善處父子之間

御筆擢為第一授發書建康府判官尋卒

陳亮善處父子之間

陳亮善處父子之間

才以積累為功以瀟灑為正聲而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斷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善者一日之長蓋指宋真宗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在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祭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其象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二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授發書建康府判官尋卒

發明 觀亮之宏才博學而不為時論所容則其在廷之人固非持祿保位之人可知矣迨夫光宗擢用亮乃告終可憐惜哉

史臣斷曰 晉謂孟子之後醇儒固難其人歟發明斯道有功于孔孟之間者自漢而唐非乏之人也而亮獨見推一王通焉豈非

之相投學術之相似邪通也獻策不報退而講道河汾中說諸書之作尊前曾翹而黜炎劉要非孔孟之正傳也亮也二上其書而不見用於是渡江歸學觀其造詣既又大宰辭意夸張未必皆為實用况其喜于躡進視諸王通之身退期又不若焉故其才第進士一命未庸而卒豈亦德不勝器者歟

丁南湖曰 陳亮有賈生之文但無董子之行耳辭言狃則持身之道疎童僕殺人則正家之道外史氏傳之儒林亦過譽矣

蔡虛齋曰 陳亮對策帝以為善處父子之間余以為不然夫帝制於得幾帝心少悟孝道而虧乃一不在於問安儀文之末何異於元之尊而教之以徐俟哉

綱利州安撫使吳玠卒立富使總領財賦楊輔等權總其軍所以抑吳氏制張詔代擬

綱 召制東副總管姜符立還留止之罷相不報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不許按唐憲宗將用李絳而出吐突承璀為淮南軍

六月正出城待罪留正出城凡

綱 知樞密院事胡晉昇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

劉切

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有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為先次及親君上遠小人抑德倖消朋黨啟沃剴切彌縫補密人無知者

陳傅良越進封帝裾

綱九月群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十月始朝因時帝將朝書皇后挽留中書舍人陳傅良越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御屏後后叱之退傅良痛哭于庭竟傳旨罷還內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歸嘉王府望書樓上疏請誅內侍楊舜卿臺諫張叔清章穎上疏乞罷黜太學生汪公二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

綱年請逐陳原以謝天下皆不報楊舜卿陳元皆離間三十一日尚書趙彥逾方諫帝始朝

朱先生安在

綱召留正赴都堂視事詔姜特立還荆果○綱十一月以朱熹知潭州時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劉永新曰

意在宋不為宋所用金乃能知其賢而以為問於是光宗授以郡寄然姑且觀人之耳目云爾豈真有意於用之哉有賢

夾者迷於

在此而不能用於為彼所笑如突者迷於當局而旁觀者瞭然見之絕強一用以誑人而終棄如病者雖於瞑眩之藥而服之不盡劑亦何益哉惟明君乃能真知而實用之豈可以望於光宗乎光宗受制於悍妻其父病不視死不與人心久亡特未幾爾欲望其用賢如責跛鼈以奔逸絕塵之步也其將能哉

綱甲寅五年

金明昌五年○西遼天禧二十七年○夏相宗緒祐天慶元年

春正月書皇有疾

綱甚必能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採古論惟恐其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十二時中莫欺自己

綱夏四月帝及皇后幸玉津園群臣請帝問疾于重華宮不從回自書皇不豫群臣請帝自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問言正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趨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眾口

父子之親
何後調護

謗語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待講黃裳對曰父
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
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不有雖有此心何以自日起居
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為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
漬養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子過宮余端禮因曰扣
額龍墀曲致忠愍臣子至此豈得已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
群臣上疏請有相繼帝復辭以疾龜於是群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
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竟重華宮使臺諫文章勅內侍陳源楊舜卿
等離間之罪請逐之

今日無大
子過宮
扣額曲致
忠愍

周德恭曰

是時壽皇講疾已踰二月此正光宗憂心悄悄不進有進之
秋也乃父無疾而不能自有疾而不能視反獲所愛共相道

樂縱欲心親其罪可勝言乎迨夫群臣懇請聞疾光宗復諫弗從苟有
人心者必於焉而變矣帝之舉措如此則是中國而夷狄焉焉可與論
人道哉

留正引裾
泣諫
引裾亦故
事

五月壽皇聖帝疾大漸群臣請帝閱疾重華宮不從丞相留正等率宰
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群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因侍闈叩動矣
而出明日羅點入對言引裾亦故事也因引辛毗事以謝直諫文帝不聽
隨引其裾曰彭龜年黃裳等奏之今嘉王謂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為
之感動

丁南湖曰

陳禾引裾微宗不聽而任姦之志益堅留正引裾光宗不聽
而停父之志彌篤任姦者喪其國停父者喪其心喪心之罪
甚於喪國矣

不許正等固請許之
不許正等固請許之
汝愚楚王元
佐七世孫

不許正等固請許之

汝愚楚王元
佐七世孫

陳四明曰 孝宗聰明英毅銳志恢復重運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憂可乘然所表為書改臣稱廷減去歲幣以定都
 好金世宗無戒群臣積錢穀謹備蓋足帝之將有為也天厭其革欲
 休民生故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身外藩入繼大統而能
 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廟號孝宗不亦宜乎

胡新安曰 孝宗復讎一念上通乎天惜乎君之志有餘臣之忠不足孝
 宗頗能矯高宗之志而諸臣不能脫秦檜之習張浚一出撓
 於史浩再出撓於湯思退而周葵王之望等無非戰懼之為一凌豈能
 勝百槍哉雖然孝宗恢復之志雖不得遂而隆佑乾淳之治則不可訖
 日朕心一日行天下兩遺節用愛民好學勤政聽言好諫重道崇儒
 疎斥佞者嚴飭職吏帝王家善能兼有之逸欲等事無毫髮可指者其
 宋室之賢王比之仁宗無不及焉獨惟末年陳賈請禁儒學使正孔混
 消貽禍滋蔓深可惜也

綱 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

綱 七月留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 先是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
 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策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

留正請建太子

一凌豈能勝百槍 一日行天下 兩遺遺

率執入奏云皇太子嘉王仁孝夙成早宜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
 請御批云驛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作于庭即出國門
 上表請老趙汝愚謀欲以太皇太后尊禮嘉王留正謂建儲謀未可而
 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肴輿五鼓逃去

綱 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在尊席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太后
 留正既去人心益疑會帝臨朝忽仆于地時將禮祭趙汝愚憂危不知所
 出因禪之議益決乃與葉適等謀曰內禪意於太皇太后適乃與知閣門
 事韓侂胄侂胄定計侂胄與太后妹之子五世孫 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聞不
 獲命退遇知內侍有關禮具告之禮復入泣請太后乃許可甲子禮祭汝
 愚率同列奏事袖出所擬云皇帝以疾至壬未能執喪會有御筆欲自退

天子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

汝愚貴戚之卿

開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太后覽畢曰其善乃命

汝愚以首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

稷定國家為孝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眾扶皇子詣

几廷奠奠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登位百官起居畢乃入行禮祭禮汝

愚節喪次乞召還留正人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廣義嗚呼汝愚

疾少萌不成服惟婦言是用乃輒稱疾既云有疾何與書后招推王建子

左瓊山曰

寧宗書襲位者何不受命于光宗也光宗是時雖曰有疾然

皇之喪亦禮為順異時光宗之疾復廖父子之間兩無猜嫌豈不名正

而言順哉今汝愚請皇太后降詔押寧宗內種假饒光宗疾廖萬一不

以其事為然又若何而處哉

何維祺曰

光宗非次得立豈不以賢觀其初政緩刑薄賦屏後舉廉可謂知先務者不幸遭此厄後致疾弗終令聞惜哉

立皇后韓氏

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作胃則其季父也被選大官能順

丁南湖曰

氏之禍隨趙蓋朱室盛時久享母后之福是以一治一亂其

禍必至此也

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論汝愚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以章煩為

侍御史黃裳為給事中陳傅良彭龜年並為中書舍人

復召留正為左丞相○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為樞密使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但遷侂

胄防禦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屢見親幸時乘間竊弄威福臨安府

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葉適言汝

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耳妾之不從隨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韓侂胄推定策功

汝愚抑侂胄

擬未以朱

卷之三十五

喜為煇章
閣待制兼
侍講謝表

源說天下
第一等人

每讀必問
喜之說如
何

召朱熹入
經筵

建極道民
之本

八月召朱熹為煇章閣待制兼侍講。初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帶問為誰。」裳以朱熹對。及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莊公魯桓公之子也。母文姜，齊襄公之妹。桓公及文姜，公薨，莊公即位，姜侮倫，公如齊，齊侯通馬，公責姜，姜生呂侯，使公子彭生弑侯于椽，而莊公不能制。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也。」王深善之。自後每講必問喜之說如何。回及王即位，趙汝愚薦喜，遂召入經筵。喜在道聞秦安作秦安宮，以日禮尚缺，奉太上皇帝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上奏云：陛下嗣世之初，方將一新廢政，所宜察稽名器，若使侍御一闕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為建極道民之本。思所以天旋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不報。

朱熹奏四
事
處事之術
有經權

聖賢不失
其正

且辭新命不許。○謂時太后懼忤上，皇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內禪之說，喜若如此而不為，旋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宜俟太上入宮之後，變服色，召罪引，應則太上雖有忿怒之情，亦且消散而歡洽矣。熹曰：便殿奏四事，其一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眾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眾人之所及也。乃者不運艱難，國有大難，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宣紹丕圖，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太上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矣。然至今三月，而天變未盡銷，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權，學士大夫群聚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猶有可諉者，亦曰

朱熹奏四事

慈心微妙之全體
天理發用之天然
行權不失其正之根
始格不越乎此
大倫正而大本立

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息思親之懷而已此則所謂
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天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誠
態允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允吾未嘗息親之心
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終始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至
於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之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
見則繼之以三日三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之以二日二一至而無全至
焉俯伏寢明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
未復初逆順名實之際不渙然而外釋則臣不信也其二言帝王之學其
三言湖南財計其四言湖北徭人侵擾事

廣義 寧宗新服敬命而首舉大儒可為慶矣綱目大書曰召朱熹為煥
章閣待制兼侍講又無美辭而美在其中矣

大儒
宜宗首舉

問周必大
留正俱以
相業重其
實可得單
歌

綱增置講讀官自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良傅彭龜
年為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改正闕失侍講官賜坐以講○**綱**以張詠為
興州諸軍都統制而以吳曦為安武軍節度使汝愚以吳氏世掌西兵非國之利杜他日握兵之漸故也
綱丙批罷左丞相留正自韓侂胄沒議執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
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置官人侂胄因問
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臺臺不可干以私
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

汝愚不見
侂胄

綱以趙汝愚為右丞相自汝愚本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至及來詔
因不見之侂胄怒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情乃見之侂胄終不釋
綱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大事非才不

夫下事非

才不辨
董愛順事
見其為大矣

取哉此可以

○給事中黃裳卒裳簡易端純隨事納忠推賢納善篤於交友

丁南胡曰

羅點明義利之辨黃裳性以忠之源且各以東宮師保納忠於君故一子之卒也趙汝愚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一臣之不孝天下之不幸也史氏稱其粹然君子良有以哉

冬十月瑞慶節詔不受賀以孝宗喪從宋喜之言也

韓侂胄請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劉德秀

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帝皆從之由是言路皆作實之黨排斥正士

朱喜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喜復數言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

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疎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

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

胄假御筆遂諫臣使從官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焉

汝愚不慮
侂胄之姦

植誠意以
感動帝心

○閏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喜言喜進對務積誠意以感動

帝心以平白所論著數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關益帝

德者聲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喜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請畢奏疏極言

四事其一略曰聞有旨脩葺舊日東宮為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

欲速成早遂移理以為便安之計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亦恐畿

甸百姓當饑荒流離之際忽見朝廷大興土木或至怨望忿切以生他變

此臣之所大懼也其二畧曰上皇帝尊之禮爾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廷

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心求見我

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宜矣如此則怨懼何時而已乎此又臣之所

大懼也其三畧曰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

言定省之
禮

失喜言
四事
言脩葺東
宮

為此進

退大臣

言續官求吉

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体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以不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四略曰殯宮之上偏信臺吏之言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此又臣之所大懼也疏入韓侂胄大怒使擾人王喜我冠潤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喜送潤不可用帝方倚在侂胄乃出等批除喜當觀趙汝愚上疏留喜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等交上章留之皆不報喜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喜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頗見嚴憚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

陳傅良封還錄黃

原中曰

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奸易售也昔晉宗初年伊川海菴先生又侍經幄未幾權倖媚嫉遂有宮觀之命嗚呼此小人排擠道學之漸自是而後臺諫糾彈則曰偽學一則曰偽黨已驅逐於此矣

趙汝愚請祧僖宣二廟王太祖東嚮之位詔從之

宋自太祖追王僖順二廟以昭穆相對而僖東嚮之位既寧八年夏禘于太祖廟從王安石議以僖祖東向自是無敢議者南渡後諸至王普尤表俱請止太祖東向之位宋先皇英宗祔廟已祧順祖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

宋高宗力爭

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將升祔欲祧僖宣汝愚至此議意力爭曰宋以僖祖為始祖如周后稷太祖如文王太宗如武王皆百世不祧祧遷廟也木但以太祖追帝僖祖之心推之則知百太祖在天之靈必有不忍而不敢當若但致書汝愚曰丞相以宗支入輔王室而無故毀撤祖廟以快其

宋高宗力爭

宋高宗力爭

宋高宗力爭

私其不祥亦甚矣不報

十一月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

十二月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上疏論韓侂胄罪內批進侂胄官一

秩罷龜年典郡由是侂胄愈橫○龜罷中書舍人陳傅良

陳騏罷○騏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

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故也元樞亦欲為奸人耶時陳騏知樞密院事故罷之而引

京鏗居政府以問汝愚鏗遂參汝愚孤立于朝天子亦無所倚信除鏗

蜀汝愚謂其重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鏗聞而憾之由是侂胄引以自助

丁南湖曰韓侂胄專權彭龜年論其罪於是龜年侂胄俱請同陳騏有

官於騏則削官耶此蓋以其素行非以其同罷也龜年自少從朱熹張

謙趙汝愚劉光祖不否是以書法有辯也

罷起居舍人劉光祖劉德秀論其留朱熹也

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彥逾以有功於帝遣汝愚引居政府及

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帝指為汝愚之黨且

曰若效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益疑汝愚矣

寧宗皇帝諱擴光宗第二子也初封嘉王光宗內禪遂即位二十九年

韓侂胄後有吏彌達統兵致寇屏片忠良正學廢黜姦邪得嘉

勢漸危雖有下善不定稱也

丁卯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西遼天禧二十八年○夏天慶元年春正月白虹貫日以李沐為

右正言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鏗

日虹貫日

丁卯慶元元年

卷之三十五

十四

一網打盡

鐘曰彼亦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冑然之以季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之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奸源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制詞略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忠竭節利國家無不為既隆翊戴之勳尚期啟沃之助力陳忱惓祈避煩言起居即權直學士院鄭湜草也湜坐無貶詞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汝愚既去朝廷大權悉歸于侂冑矣

宰相以一身寄社稷之重

發明 虹者妖氣所凝侂冑之謂也日者人君之表寧宗之謂也以白虹而貫日以妖氣而侵陽况當即位改元之始其意豈不明且切與
史臣斷曰 宰相之任其大矣乎以下身之微而寄社稷之重以一心之入量足以容眾亦何能以當之趙汝愚宋之賢宗室也其德固厚其量固寬誠可以當揆然於經國之道董姦之術誠心有所未盡焉蓋汝愚

居相位正宜澄徹襟度痛清奸讞奈何於美政之初欲行翊戴之事不謀諸留正而謀諸侂冑不托諸忠信而托諸奸邪內禪已定復不假以節鉞俾處外郡乃使虎踞內廷大震威福至是侂冑權重怨深果謀諸京雖誣以謀危社稷卒有編管之禍偽學之禁非由汝愚不能董姦奸有以致之歟

歸 知福州趙汝愚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洵洵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辭散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樞臣獨不避隕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黜黜其黜音禡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兵部侍郎章穎知臨安府徐誼博士楊簡亦抗疏論留汝愚李沐灼為黨皆斥之歸夏四月大府寺丞呂祖儉上書誹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若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祖儉韶州安置尋改吉州祖儉嘗曰因

助者于社稷
次是忠貞
天地
祖儉詆汝愚之忠

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

丁南湖曰祖儉吉州之謫讀書窮理膏癯自給草履徒步且為文有大愚集誠所謂愚不可及者矣其於夷簡則為慈孫於祖謙則為難弟况從弟祖泰以布衣効佐貴於是兄弟忠義齊名呂氏其有光哉

流大學生楊宏中等六人宏中衛仲麟範皆福州人宏中與周端朝張衡術林仲麟蔣傳余範等六人端朝温州人傳信州人伏闕上書言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不以此時為利今天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童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托朋黨以罔陛下之聽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于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今可再見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將李沐之

天口號為大君子

韓侂胄

孝宗首務勅實

回邪竄李沐以謝天下遣祥簡以收士心疏上韓侂胄大怒內批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編管五百里死天下號為六君子焉按宋史忠義傳楊宏中等與馬宏中與端朝範後皆登進士各歷官今終麟傳久居學校咸以不偶而沒云

聖六月有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直偽遂罷國子司業汪逵等韓侂胄怨趙汝愚朱熹以其從遊者皆知名士欲盡去之而不可悉誣以罪或謂之曰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若以道學見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復陰疏朱熹閉下姓名授之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矣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恢首務核實凡真偽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

童汪達等入劄子辨之皆被斥罷○**國**何澹之風厲學者專師孔子從之

周德恭曰 佞胃得志誣陷善良巧立淫名贊成王聽由是劉德秀之徒

以邪為正以真為偽以為偽為君子受禍博矣汪達等上章辨論遂皆
罷黜然則正人何讐於國而見絕之深乎此小人心邪欲既熾未流
無窮駭駭乎不至於敗國亡家而不已其禍何烈哉是以人王謹於取
舍毋使君子小人雜處於清明之朝焉耳

綱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國**韓侂胄忌汝愚必

欲真之死以息人言由是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

軌乘龍授鳥假夢為符汝愚嘗夢若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詔

責汝愚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

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至衡州病作衡守錢蓋承侂胄詔劾督辱百端

汝愚遂暴卒天下聞而寬之計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

乘龍授鳥

汝愚怡然

就道

汝愚嘗有餘而智不足

汝愚學務有用

汝愚不顧身

有用

廣義 汝愚之死人皆寬之臣獨惜其忠有餘而智不足也當其為右相

之日已忤侂胄及侂胄勢漸熾灼灼伏內批以斥逐忠良無一可免

汝愚即當引身退避角巾私第奉祀立園如韓世忠之避秦檜可也如

此則忠智兩盡其美可勝言耶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汝愚不此之

講惜哉

陳四明曰 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如未熹

張拭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

行以未果而罷政當孝宗崩光宗疾汝愚奮不顧身定大計于頃刻收

召明德之士以輔新政其功可謂盛矣卒為侂胄所構死還充宗之

陵夷馴致于不可為惜哉

丁南湖曰 孔子贊殷三仁蓋以其或生或死皆仁也論者謂趙汝愚為

而全生即然汝愚與三仁皆貴戚也生則為微賁死則為比于無乎不

綱十二月以朱熹為煥童閣待制熹辭從之熹時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極

陳蔡邪蔽王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冤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

必且實侂胄與熹同謂熹不聽門人蔡元定請著戶龜空之太史公曰余

元定諱名龜決之

行事問其長者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若百空共
一根其下必有神龜以守之其上必有黃雲以覆之
遇逐之同人熹然

取秦彙楚之因更號逐翁

丙辰二年 金承安元年○西遼天禧二十九年○夏天慶二年 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鄒應龍以下

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是歲葉翥思知貢舉劉德秀奏言偽學之魁

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煩盡行除

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

禁矣○**綱**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輔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

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一時號為君子無不斥罷太皇太后

聞而悲之以語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因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

之意詔韓侂胄及其黨皆怨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埏姚愈等力爭以

四書六經為世大禁

一時號為君子

此皆極之道

為不可乃改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致治之志愈急輔上

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

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輔竟被罷而以姚愈代之按

歷代自有用人之疏有賑饑之政史以雜點黃裳諸賢並傳固其宜也

綱八月胡紘乞廷進擬偽學之黨從之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

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

故元惡殞命群邪屏迹而或者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黨次第用

之望宣諭宰執應偽學之黨權任進擬自是學禁愈急矣曰已而言者又

論偽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

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

柴中行不願考校

偽學五學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嘗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綱冬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以其常舉

綱十二月削秘閣脩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鑿胡絃草疏將論

蔡繼祖論朱熹

真會政太常少卿不果及沈繼祖追論程頤之罪得為御史絃郎以疏草授之繼祖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興業事魔之

妖術箚鼓後進謂妄言若筆黃之鼓動以張浮駕誣私立品題收召四方

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

道州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子正蒙授

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

孔孟正脉

此吾老友

西山在建陽縣西元定結廬其山理宗御書西山二字表之石刻尚存然饑吟齋以讀書聞熹名往師熹

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會偽學偽黨之

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

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

季通不挫之志

愛之情季通元定字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至春陵山名在永州府寧遠縣東北遠近

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

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

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

義理洞見太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熹疏釋四書及傳易詩編

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熹嘗曰造化微

深於理者

綱鑑補

卷之三十五

十一

能識
與季通言
而不厭

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著其範解大衍詳說律呂
新書皆行于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綱已巳三年金承安二年○西遼天禧三十年○夏天慶四年閏六月賜留正為光祿卿君之邵

州劉三傑論正其引儒學故也

鑑十二月籍偽學罷吏部侍郎黃由知綿州王沆上疏乞置偽學之籍於

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以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蘭四人為之首朱熹徐

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

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謙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達孫元卿原燮

陸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顯周南吳柔勝李直王厚之孟浩趙藿

白炎震皇甫弒危仲任張致遠楊宏中張衡周端朝林仲麟蔣傳徐範蔡

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

不廢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沆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黨

鑑戊午四年金承安二年○西遼天禧三十一年○夏天慶五年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

賜玉帶許佩服○鑑詔禁偽學○鑑以丁逢為軍器監遂為四川都太茶

馬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引蘇轍任伯兩之言為證京鏗何澹

時附韓侂胄專主偽學之事深悅逢言即薦為軍器監

綱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回及之為吏部尚書諸

事韓侂胄尤甚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態不覺

屈膝侂胄憐之改同知樞密院事侂胄嘗值生辰群公畢集及之後至闈

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問未及閉遂俯樓而入當時有由實尚書展

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王敬所曰禮義廉耻者士之元氣而抗衝無侮者國之衛氣也漢唐之衰其士人亦豈無有用賄附勢而進者然猶或其人知之是

元綱監甫

由實展膝
之語

及之叙知
遇之意

極論調停
之言

尚廉耻之心未亡也宋之士習自蔡京而後廉耻道喪以極于紹興慶元之間至_一許及之趙師異程松蘇且極矣士人如此則朝廷無紀綱無紀綱則天下無善政白日乞哀而不待暮夜小利競刻而不待顯官元氣先斲又何_以獨衛責沿江將臣也縉紳相胥爲夷又何待家古改元之日而後左袵也是可痛也已

綱育大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賜名職是時帝于交冲惠王峻卒未有皇嗣京鐘等請擇宗室子首之遂詔

首燕懿王德昭後與愿于宮中六年歲矣**綱**以趙師異爲工部侍郎師異音**綱**師異請附韓侂

胄無所不至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異獨獻粟金蒲桃小架上綴木

珠百餘顆衆慙追侂胄愛妾十人欲得北珠冠師異舉市北珠製十冠以

獻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謂師異曰此直甲舍間氣象但欠犬

吠鷄鳴矣俄聞犬吠音叢薄視之乃師異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其

師異以他事罷官諸生爲詩誦之有日會學犬吠村庄之句卽指此也

梁金蒲桃

竹籬大磚

地真甲舍

間氣象

丁南湖曰師異作犬吠媚侂胄矣及胄將用廷則料其乃口稱乃持異語以圖自全故胄既死仍得錄用自古姦諛反覆罔若此也

也按宋氏宗室賢不肖多矣最賢者其惟汝愚最不肖者其惟師異乎

綱己未五年金承安四年西遼天祚春正月奪紹熙從臣彭龜年魯三

聘官韓侂胄使蔡**綱**三月放前起居舍人劉光祖于房州光祖撰編

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儒小者治童

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

釜劾光祖佐逆罔上遂落職**綱**五月行統天歷議者謂自渡江以來

綱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于壽康宮

綱捷子曰光宗不朝孝宗始以李后及閹寺交構繼以嬖孽辭而不生

康得非平日見光宗不朝上皇遂爲常事耶吁汝愚既死朱熹遂致請

正人端士皆以爲僞學而禁絕之誰爲寧宗開陳孝道耶韓侂胄等在

光祖撰若
州學記
道以脩身
是非定於
萬世

朝諸姦悉皆無以無君之心未聞致一調和也父子之心本乎天性自
然豈能尚能反哺光寧獨何人何心哉

○九月加韓作曹少師封平原郡王○冬十二月諸州大水賑之

○庚申六年金承安五年○西遼天禧二十三年○夏天慶七年春正月戊子朔己亥皇子堉生

○閏二月復留止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公輔佐二十朝諡忠宣

○三月故秘閣脩撰宋熹卒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

四十六日時攻僞學曰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徇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

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熹曰

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

枕而卒辛酉改大學誠意革為先生絕筆甲子本于正復年七十一是日大風拔宋洪水崩山諸生近

之異

者拜道者為位而哭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書詩考詩集傳大學中

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愈考

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

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

其門人最知名者曰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榦蔡沆輔廣○榦之

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

斯道重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

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故以為知言榦初見

熹夜不設榻熹語人曰直卿榦字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

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卒贈

朝奉郎○李燔初見熹熹善以曾子弘毅之語燔因以弘名其齋熹語人

正統行人
而後傳
任傳道之
責者數人

周程張子

繼其絕

與之處甚

有益

在此以弘其具

齊李燿進李

可畏李燿慶事

不苟到處及物

即功業一以謀道

明理為心

張洽言不

可奪此非聖賢

事業南來喜得

陳淳陳淳名播天下

曰燿進學可畏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燿也燿嘗曰凡人不必待仕

官者位有職事方為功業但隨方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卒贈直學士

閣○劉焞從熹游發明淵源道學以倡諸儒仕至禮部尚書

劉炳仲字紹從熹學一以謀道明理為心熹釋四書爰傳易詩編通鑑綱目

太極圖等書皆與炳往復論辨參訂仕終通奉大夫

洽從熹學熹嘉其篤志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

不可奪仕終直寶童閣○陳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嘆之謂曰此非

聖賢事業也因披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淳淳受

學熹語之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切要語義理貫通恬退自守

名播天下仕終安溪王簿○李方子端謹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子為人

觀子自見寡過

方子以果名者

幸於大本有見處

此心當意

泰然

朱子發聖

人未發

朱子集諸

儒大成

朱子嘗大賢

自是寡過但實夫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嘗曰吾

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

耳○黃顛性行端飭以孝友稱○輔廣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沉元

定子也著書傳翁冰號思齋建陽人從朱熹游學有所得結屋題

發明凡卒於官錄贊也子朱子發聖人未發之精蘊集諸儒未集之太

見思認邪弗果大用非朱子之不幸乃朱室之不幸也萬世而下仰其

餘澤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頌不偉哉是以朱子之屈於一時

正所以伸於後世爾

劉宗壽曰朱熹之學後世論者以為集諸儒之大成夫小成者有所缺

之諸儒若周之精程之正固非有待於熹而後能全其所或缺中其所

或偏至於康節之高明而稍夫即乎實橫渠之弘毅而猶未至乎熟乃

若待乎熹有以實有所未實熟其所未熟者然亦不可謂彼缺而此全

彼偏而此中由是言之熹於生乎其前之諸儒未嘗集其大成至於生

乎其時之諸儒則能集其大成何也熹之時諸儒為言今人不同言慶
 數者蔡元定父子之於地理樂律有指歸矣熹與之上平其論而胞合
 焉言述作者周必大諸人燁手以所長者稱也熹非徒與之講評廢辭
 而相伯仲而文者昌黎之異賦明靈均之衷詩開陶韋之門使來者不
 迷其途焉於施諸用者辭受進退不屈其節告君必以格致誠正而不
 亦其道臨民幹方勤好救惠之不遺其力視當時濶學之志事功者陳
 同父輩又過之也於求諸史者未嘗若呂祖謙之專而綱目繼春秋功
 過呂矣呂與張敬夫輔翼熹以共究遺經不幸知世而熹意衰松栢為
 斯道之梁棟又過張呂惟陸象山兄弟始與熹異論而熹卒兼其所長
 以為己有予嘗考之熹與項平父書云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
 道問學為多是以彼之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詳熹自覺於義
 理不敢亂說而緊要為已多不得力又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
 墮一邊爾又與呂祖謙書云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其降心
 以從善又豈有二毫驕吝之私抑然則所謂熹集諸儒之大成者度數
 也述作也事功也史也經也道問學也尊德性也其塗如此也蔡也周
 也陳也呂也張也陸也諸儒之趨於其塗如此也而熹擬其會以要之
 殊塗而同歸於己焉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此之謂也

問宋陸真
同何如

程學墩曰

朱陸兩先生出於洛學銷蝕之後並以其說講授於江之東
 西天下之士靡然從之然兩先生之說不能不重於早生而

歲表松柏
斯道棟梁
去短集長

亦同於晚歲學者獨未之有考焉至謂朱子偏於道問學陸子偏於尊
 德性蓋終身不能相一也嗚呼是豈言言德行哉夫朱子之真問學
 固以尊德性為本豈若後之講析編綴者異力於陳言陸子之真德性
 固以道問學為輔豈若後之忘言絕物者悉心於塊坐走誠懼失心性
 之學於復晦且尼於世而學者狃於道之不_一也考輯其故註者于篇

綱 六月太上皇后李氏崩

光宗 終 諡曰 八月太上皇帝崩 年五十 有四

陳四明曰

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方即位之初總權綱屏蔽倖孽賊
 緩刑有可觀者及宮闈妬悍闕寺文構驚變致疾孝養未忘
 孝宗之業衰焉

綱 九月婺州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詔配祖泰于欽州牢城

綱 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乃擊登聞鼓上書

乞斬韓侂胄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持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令之

有大動勞者也立禱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之

祖泰孫述
尚氣誼
道學所持
以為國

祖泰則以身善朝廷

信耶陳自強侂冑董穉之師躡致率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督平江縣名今蘇州府吳縣周筠韓氏之厮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而得節鉞筠以皇后親屬而得太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冑之徒自尊大而里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冑師旦周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冑怒貶配欽州侍御史陳諫祖泰則以二日配欽州洋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其冀以自悟朝廷了無懼色

張時泰曰抑觀自侂冑竊弄威權以來其間但見阿附以得好官者日蓋舉朝比白韓氏之所使奴隸也夫何惟哉祖泰無官守言責者也特於于中心不平故以死攻之耳今讀其章猶可以想見其浩然之氣矣噫千古英豪舍祖泰其誰繼

綱十月加韓侂冑太傅○十二月皇后韓氏崩諡曰恭淑

鑑辛酉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西遼天禧三十四年○夏天慶八年春二月貶少傅致仕周必

大為少保從施康年言也○綱三月臨安大火四日乃滅○綱七月以真曦為興州都

統制兼知興州曦以賄賂宰輔規求遷蜀陳自強為之言于韓侂冑許之

曦至興州因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悉歸于曦真志遂成矣

參考按史畧真氏世戕西陲威行西蜀蜀其子孫於京蓋累朝遠慮曦有異志久欲歸蜀而不許侂冑遣歸數年蓋欲使由蜀出兵

綱八月以張巖奏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張巖附侂冑以嚴道學之禁自小官不四年至政府程松譖侂冑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一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快快乃獻一妾於侂冑名之曰松壽侂冑曰奈何與太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姓名當家記憶耳遂同知樞密府

松壽與太諫同名欲使賤名

綱

綱

綱

常蒙也

○壬戌二年金泰和二年○春二月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儒學之稱

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劾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

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侂胄獻前事申辰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

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惡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周為甸師漢文帝初立籍田乃置本

陳景師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為己甚侂胄然之遂復汝愚官而為黨

之禁漫弛貶斥者漸還故職矣

○禁私史○綱十月追復朱熹章閣待制

○綱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為皇后○綱加韓侂胄太師

○綱癸亥三年金泰和三年○春正月帝視太學

○綱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時侂胄專權凡所欲為宰執不預知也言

逐復汝愚

踏扼寒每月按舉小吏工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

熟緩慢略無撻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爾加以苞苴盛行

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

不開縱子弟親戚鬪通貨賂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示自強每稱侂胄為

恩主恩交蘇師且為叔堂吏史達視為僉侂胄勞專跋自強表裏之功為多

○綱秋七月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尋又置水軍

○綱甲子四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綱時有勸侂胄宜

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恠後之議遂起既而浙東安撫使辛棄

疾入朝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預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

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

起
恢復之議
立蓋世功
名以自固
議伐金
韓侂胄定

綱目

卷之三十五

二十六

周靜軒曰

宋之侂胄定議伐金以一時利害計之未為失策然斷自一
心不待朝命之及已非征伐自天子出之意其與蠶之固請
不待君命始又甚之况其師出無功則喪兵失地蓋自此始綱目不書
詔議伐金而主書韓侂胄定議伐金則其專輒無君已見於此何待他
時而後見耶

宋史斷曰

恢復太義也用兵太計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將相調和而
後行又必觀釁俟時順天應人委任得宜而後舉猶慮無以
濟事况可為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之遠慮乎侂胄擅朝十有四年窮
姦極惡海內切齒知其無以自容乃假恢復之謀以為固寵善後之計
不思兵凶戰危為國招難至是造端于辛棄疾附和于鄭挺鄧友龍
徒以陳自強為謀王任蘇師且為腹心以岳飛則追封以秦檜則追奪
自謂得天得人而用師之意益銳故華岳諫故釁則遠竄丘密論首禍
則不納妄用蠶類沮寒人言用程松而程松逃歸用吳曦而吳曦降虜
其他如郭倪李爽皇甫斌之徒又皆庸瑣之才一旦委以分關之柄是
以師眾敗潰西京兩河相望淪沒虜騎且渡淮窺江表而行在為之震
恐講和之使復遣五事之要益堅不可卻矣然則侂胄恢復之謀適為
虜國之策未幾王津之誅且函首昇于金矣夫侂胄之稔惡既深而受
禍亦烈孰謂天
道之遠乎哉

追封岳飛

五月追封岳飛為鄂王○先已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勵諸將乃

追封飛尋封劉光世為鄂王贈宇文虛中少保

發明

時將用兵追封飛爵本非得正局為書蓋飛之忠貞事王為宋名
將雖云非正然亦公論之不可泯者豈以小人而遂及其甚哉

丁南湖曰

侂胄之術假公濟私者多矣復汝思之官所以為自加太師
之地封岳飛之王所以為自優恢復之地

鑑乙丑開禧元年

金泰和五年○夏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諫用兵啟釁
竄宇建寧府○五月詔以宋國公曦為皇子進封榮王

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自從陳自強鄧友龍等請也命侂胄二
日一朝赴都堂公事論者謂侂胄擊銜比呂夷簡首同字則其體尤尊比

文彥博首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中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

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莫敢言

三省中並
納其第
岳密諫北
伐

九淵益甫

卷之三十五

二十七

九月以立宗為江淮宣撫使宗辭不拜國初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宗宗

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兇戰危若首倡非常之

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侂胄不納自至是金宗宣撫

江淮密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由警軍實使

吾常有勝勢若覺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丙寅二年金泰和六年○真襄宗安全應天元春三月以程松為四川

宣撫使後曦叛松自興元逃歸吳曦為副使曦孫璘之孫挺之子也尋詔

四月追奪秦檜王爵改謚穆醜論檜王和議之罪也廣義侂胄之王初復即秦

吳曦謀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以求封蜀王懷觀觀之心一則圖至世之功豈皆為宗廟社稷計哉皆私也非公也自

失何如

以伐金詔
四旁
中國有必
伸之理

五月以伐金詔四旁及告于天地廟社其詔略曰天道好還蓋中國有

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蠶蠶醜虜猶託要盟賂生靈之資

奉溪壑之欲國語菽魚生其母曰虎自豕喙迹其不恭姑置合必軍入塞

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消行李之繼道桀凶暴也駘與激通慢

有復媿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

出有名師直為壯言遠言乎近孰無忠我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

宗之憤翰林學士李壁之詞也曰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其弱而幸

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侂胄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

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壁云

前書定議伐金此書下詔伐金而無罪詞者所以示中國復讐之

呂氏中白

小人擅朝欲為專寵固世之計往往至於用兵侂胄在朝窮魚肉雖擢髮不反數其罪矣

丁南湖曰

文學之士鮮不為權勢所蔽者李壁乃壽之子與弟直皆文

壁獨當筆豈非權勢所蔽也

賜名貴和柄孝宗孫而魏惠憲

王愷之子均之父希瞿

以師出無功免友龍

而以為代之駐揚州密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

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

斬郭倬于鎮江

秋七月蘇師旦有罪韶州安置韓侂胄聞師旦敗始覺為蘇師旦所誤

遂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安置

綱十月金僕散揆分兵入寇

十

以丘宗哲

視江淮軍

馬

丁月以丘宗哲為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

金人攻淮南口急詔郭泉將

視江淮軍馬或勸宗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

吾當與淮南俱存上乃益增兵防守

金僕散揆渡淮入安豐軍府壽州遂圍和州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

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蔽於沿江上土於是江表大震

金僕散揆從

之遂還師于下蔡和州圍解

立宗遣使如金師議和

金僕散揆先露和議意於宗宗以聞

丁南湖曰

文學之士鮮不為權勢所蔽者李壁乃壽之子與弟直皆文

壁獨當筆豈非權勢所蔽也

賜名貴和柄孝宗孫而魏惠憲

王愷之子均之父希瞿

以師出無功免友龍

而以為代之駐揚州密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

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

斬郭倬于鎮江

秋七月蘇師旦有罪韶州安置韓侂胄聞師旦敗始覺為蘇師旦所誤

遂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安置

綱十月金僕散揆分兵入寇

十

以丘宗哲

視江淮軍

馬

丁月以丘宗哲為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

金人攻淮南口急詔郭泉將

視江淮軍馬或勸宗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

吾當與淮南俱存上乃益增兵防守

金僕散揆渡淮入安豐軍府壽州遂圍和州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

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蔽於沿江上土於是江表大震

金僕散揆從

之遂還師于下蔡和州圍解

立宗遣使如金師議和

金僕散揆先露和議意於宗宗以聞

南失守車駕幸四明

今浙江寧波府

今宜從權

事王翼楊駿之抗言曰如此則

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盡矣曩曰吾意已決即遣郭登奉表獻

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

表了九日吳曦潛以蜀獻金金章宗賜曦詔云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槍殺飛槍黨羅織飛以為不與不殺也乃數世之後金猶以之實自招徠中國之叛將使盡以飛為戒則敵人之畏飛可知矣若秦檜者每宋使至金必問其年惟恐有老衰又問其位惟恐有公用以至檜死而恨中國之無復有如檜者則敵人之喜檜蓋宋可知矣剪敵之所忌用敵之所喜若宋者何不亡哉

綱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橐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文為嚴立威行味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眾難與爭

縛羊擊鼓

鋒一夕拔營吳留旗幟於營中縛羊置其前不足於鼓上擊鼓有數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綱元主鐵木真稱帝于幹難河元太祖也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蒙古部皆慕義來降於是大會諸部即位于幹難之源帝深沈有大器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遠至西夏定西域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

綱丁卯三年金泰元七年○夏應天三年○元太祖二年春正月江宗罷詔張巖督視江淮軍

馬自時金已有和意崇上疏乞移書金師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宣慰免繫獄侂胄大怒罷宗

綱吳曦自稱蜀主權大安軍楊震仲死之曦召安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楊震仲震仲不屈斂藥而死

綱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丙先是監興州合江倉楊昌源謀討

非先生不足以至此
事 非巨源不足以此
事 亦結軍士李貴數十人謀
以告安丙丙乃囑慶鈔書致巨源巨源至謂丙曰非先生不足以至此

賢之戒雖大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盡收贖黨初
作曹聞議及名字又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及贖謀
朝廷大喜詔誅贖妻孥家屬徙嶺南奪贖父挺官爵遷贖祖孫子孫出蜀

安丙能 存其廟祀焉廣義
安丙不顧矯制之嫌以成平
賊之績可謂識遠權者歟

周靜軒曰 誅者討逆之詞與贖借籍西蜀寒心延頸以望王師久矣安
之績偉焉罪人斯得市不易肆宜播詔有群黎鼓舞可見以逆加順人
心不從其從之者不過苟免刑罰而已非本心也然則安丙討賊之功

大矣綱目予
奪之旨嚴矣

綱三月安丙使興州將李好義等復西和階成鳳州及大散關
大皇太后謝氏崩 綱李好義襲秦州與金將木虎高琪戰敗績
還為興贖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

更臣斷曰 宋知喜為贖黨既不能罪又以節度使賞之
幾向不為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之禍乎

綱六月安丙殺巨撫司參議官楊巨源 綱初吳贖誅論詔至興州巨源
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
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類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執其黨
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丙密使與元都統制彭
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天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殺之忠義士聞

安丙殺楊
巨源

若莫不流涕

安丙平賊之功巨源之力也合以重報而進官也惟其通判而已其心之不平也又况信讓而使叛臣之黨誣其罪而殺之果何義哉綱目所以削安丙之官而銜巨源者罪有所歸而冤有所伸也

綱秋七月大旱蝗自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詔郡邑賑恤之

鑑九月賊國信所參謀官方信孺于臨江軍功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

要以五事曰稱臣割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止信孺獄中露刃環守之

絕其薪水信孺曰及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

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知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

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

信孺辯對不少完顏宗浩不能詰及還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有五事

置生死度外信孺辯對不屈

信孺以口舌折強敵

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秀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

信孺義勇

徐曰欲得此飾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

使金古名使何

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又賊人皆惜之信孺既貶近臣

以加

孫也廣義信孺不屈金古各使何以加

綱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王津園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

歸自兵興以來公私之方大屈而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復銳意出師

中外憂懼歿皆畏侂胄莫敢言者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

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初韓后崩楊氏時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

術而曹氏柔順勸策立之不聽竟立為后后以是怨侂胄亦使皇幸榮王具陳言侂胄再啟兵端將不

利於社稷帝不許后從旁力贊之帝始允可乃命后兄楊次山與彌遠共

晉書 卷之三十一

圖之彌遠命王晉毅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翼日作胃入朝以兵擁佑胃至王津園刺殺之作胃專政十四年守執侍從臺諫藩閭皆其門無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其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西夫人每內宴則與妃嬪雜坐侍勢驕侈掖庭皆畏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呂本中曰

小人擅朝後為專權固位之計往往至於與兵作胃安姦極抑不思兵凶戰危不可恃恃然自為計則得矣天道有從之乎

鑑陳自強永州居佳遣使謀蘇師旦于韶州

鑑立榮王曦為皇太子更名博名更○綱十二月以吏彌遠同知樞密院

事林大中簽書院事回初韓作胃欲交於大中天中不許而上書極論

天中極論 作胃之奸

其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於口作胃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曰禍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和不聽凡十一年而復起壽七十

鑑戊辰嘉定元年

金泰和八年○夏應天三年○元太祖二年

春正月王桢還自汴

時金師來

淮南

唐荆川曰

驚鉞之馬不量其力而欲致千里之遠者為圖窮馬之飼也為倂之臣不度其德而欲專征伐之權者欲圖富貴之利也故驚鉞之馬不化則不自知其無力為倂之臣不敗則不自知其無才力况智窮楚而後已此童貫所以有慮滿之潰杜克有建康之降仇胃有北伐之敗也然則以千萬之生靈一旦委於貪人之手以取富貴姦臣固已亟首矣其如萬姓之不復生何

鑑二月追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忠定

鑑三月以韓作胃蘇師旦首算金人

二人有罪朝廷自誅之可也乃至亟首虜廷其如國體何

鑑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遂罷兵

綱目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五瓊山曰

嗚呼宋自南渡以後論國大計者莫不以雪讐耻復中土為言切切然以時君不從其言為恨往往咎汪黃而惜李綱罪秦檜而痛岳飛非史浩而是張浚仇胄此舉其心雖非其事則未必不是也彼有罪焉朝廷自誅之可也乃至西自虜庭是何與平昔正人君子所論者之不同哉昔人有言譬則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有一在僕不量力欲為之復讐謀誅計凌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笑他家使耳心焉可乎哉

監秋七月召知建康府丘宗同知樞密院事未至而卒宗儀狀魁傑機神

勇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綱八月以叟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書院事鑰樓鑰持論堅正忤韓侂

冑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侂冑聞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

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遂斥外及入樞府時于戈甫定信

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為多尤惜名與學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

死願為猛將以滅敵

樓鑰持論堅正

裨贊之功為多

叟機不市

恩不避嫌機鑰並用可謂得人又無美辭而美自見矣

綱維驥曰識閭小可以慮事勢弱不可以倖功故韓侂冑謀開邊位密弗辭泥冑之怒茲豈為身謀而罔恤國事者哉任希夷均太臣也方二奸執柄之日惟務拱默自全得無負疇昔朱夫子之教耶

監十一月史彌遠以母喪去位○綱金王瓊卒衛王永濟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

綱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追封福正

癸明汝愚輔相先宗有莫安社稷之功而誣通議息以沒其身至有是罪復官爵加以褒贈是亦公論之不吝泯矣

監己巳二年金永濟太安元年○夏應天四年○大祖四年春正月詔內外條陳節用事

監五月起復史彌遠為右丞相○綱家占入鑿州夏王安全降

監八月以安丙為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龍官撫司

監十二月賜煥章閣待制朱熹謚曰文從考功郎劉稱止之議也

賜宋熹謚 汝愚有莫安社之功 賜趙汝愚 官 汝愚有莫安社之功

賜宋熹謚

袁九曰

梅翁既歿四年有司議所以易名者太常請諡文忠而劉獨
正謂復謚非且言先生晚為韓子考異一書其心有合乎
韓子請以文謚之去忠者文所謂一字非貶與予謂能與以行不以言
如以言則五經四書之發明燦矣考異一書先生涉而為也非其與在
也劉也舍其大而錄其細何居夫文之為謚義有更端節以其一曰曰
文焉韓子是也昔周公謚文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有茲乎是周文
孔子之文乃天地之文而道之極也先生之文宜無以易此舍之而曰
擬韓子淺乎見其膚未矣胡澹菴以先生與陸放翁同以詩人薦于朝
故先生深耻之不意沒後而所以尊先生者乃僅同乎韓退之吾固疑
先生之靈猶有不安於此也

贈元定官

金太安二年○夏皇建
元年○元太祖五年

夏五月贈宋熹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贈元定學

神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
初無預於世者不幸身歿亦遭遠謫今身非已定爾則歿矣其贈以官慰
爾其下死雖莫會尚知享哉

蔡元定學
聞有原

下南湖曰

朱晦翁稱西山者友不當與在弟子列且九來學者必裨徒從
西山晦翁所著諸書皆與往復參訂且能曹肆調一老為死
生患難之交然則二老道義同志而著述同功史氏以西山為益於
可也頌宋史以朱氏弟子皆傳於道學而以西山誤傳於儒林何歟

綱上二月巢機罷回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
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

鑑元侵金使粘合行乞和元主不許

金太安二年○夏神宗遣項
光定元年○元太祖六年

發明此何以書者家古之
漸強女真之漸弱也

鑑辛未四年

金太安二年○夏神宗遣項
光定元年○元太祖六年

夏四月國子司業劉燾奏之開

偽學禁列朱熹西書早大學○**綱**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同蒙古
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及河會河之敗
金之精銳皆盡

鑑壬申五年

金崇寧元年○夏光定
元年○元太祖七年

春正月賜李好義謚忠壯以誅其
賊功也

綱七月雷兩太廟屋壞自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

列朱熹四
書大學

先王遇後
應以德政

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變之驚及於宗廟者嘗之展氏大臣耳已
如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變者上夫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
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帝王遇非常之變
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
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
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泰養安逸為恣情博通下情深求致
異名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德秀通天
下之至言

廣義

德秀之疏可謂通天下之至言也寧宗
得此而不知省其無敵天之實可知矣

綱 癸酉六年

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
元年○夏光定三年○元大祖八年

春二月故遼人耶律留

哥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為遼王

金起鄭氏
死節

鑑 秋八月金胡沙虎弒其主末濟而立其主珣沙虎以兵逼金主出居尚
宮左夫人鄭氏嘗寶璽沙虎欲除拜其黨蕭蕭門入收璽鄭氏曰璽天子
所用沙虎人臣取將何為蕭門曰王上且不保况璽乎御侍嘗思自脫計
鄭氏厲聲罵曰我死可必璽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蕭門乃還

鑑 元分兵徇金河北河東山東州郡多下之

鑑 甲戌七年

金貞祐二年○夏光定
四年○元大祖九年

春二月金使完顏承暉乙知于元詐

以公主歸之金銀絹帛各萬兩匹元主許之

叢義

金索宋金銀未已尋以之而許蒙古所謂黃雀利子
螳螂而挾彈者已在其後矣天網之密良可畏夫

綱 夏五月金王珣徙都汴信德將軍叛降蒙古秋七月蒙古復圍燕

綱 金人來求歲幣弗與國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遣歲幣

通鑑綱目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一

通師志在
得聲

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略曰女真以韃靼侵陵莩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酋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二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棄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循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我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饋師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以苟

亟圖自
之策

戶內延敵

安為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要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周靜軒曰

自金虜暴慢江左偷安稱叔姪增歲帛委為固然茲因真德秀之言遂罷金之歲幣可謂能從善者耳宋人此舉豈強人意故特表而出之

而

王敬所曰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此徹桑之戒有敵國外患者之後入吳之役備鄭待於境上以議牲至帛待楚之斃於奔命也而後敵之國完金方交難蒙古不暇南侵而宋之兵力在淮楚者尚足自完使此時有范蠡子產為之臣寧不橋焉思奮以其暇為萬全必勝之圖乎君庸臣聞苟且歲月真德秀此疏如喚寤人而使之醒此范蠡子產之智也方目視為泛常束手苟安以自待德秀亦卒老死滄州嗚呼國無人焉其誰與理哉

細夏人請會師伐金不報

發明

書夏人請會師伐金予向義也書不報幾失策也予在夏人則罪任宋室矣

劉焯之能
金虜歲幣

綱八月劉焯除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賜朱衣金帶辭不允十月奏乞絕

金虜歲幣
乙亥八年金貞祐二年○夏光定五年○元太祖十年春正月詔舉將材

綱三月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大清夏五月中都留守石承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回更民死者甚眾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

鑑秋七月以曾從龍晉江人狀元及第簽書樞密院事

鑑詔沂王嗣子均更名貴和○鑑十月賜張栻謚曰直

鑑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真德秀論邊事時金兩河已為元所殘毀山東遼東又為群盜所據國勢既蹙遂有南顧淮漢之謀德秀上奏曰臣觀鞋靴

真德秀論邊事

之在公自無異昔者女直方興之時一旦變吾為隣亦必祖述女直之行
之故智蓋女直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
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辭仗大義以見攻
女直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甲辭遣使以觀吾之所啟乎從之則要索
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賊虜之情必出乎
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陛下任九朝之柱豈可付安危於度外以養成
深患哉

綱十一月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同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

耻不可忘言國家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言今天亡北胡近在朝夕何憚
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禍而啟釁也然能不
召然於亡虜而不能不啟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
願陛下勉勵圖懲紹興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隣之

道不可輕 言觀朝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隣於吾莫大之憂也願 三曰幸

安之謀不可恃 言今之議者太抵以金虜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

四曰道諛之言不可聽 言今邊事方殷正君

五曰至公之論不

可忽 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隔不可以為入公論淫鬱不可以為國

愈伸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精忠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

則公論自此復屈臣於篇終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廣義 真德秀

梅秀老成 謀國者矣

賜呂祖謙 諡 丙子九年 金貞祐四年 ○夏光定 春正月賜呂祖謙諡曰成

鑑 二月前工部尚書劉燭卒贈光祿大夫

丁南湖曰

宋之氣運將絕故其賢士漸減若劉燭卒可為五岳道一慨也燭為朱子弟子四書集註勸講於上而刊傳於下皆燭所

秦請史氏稱燭衛道之功莫大云

鑑 丁丑十年 金興定元年 ○夏光定七年 春二月陳伯震遣負金金主謂之

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耳宋人何故攻我蓋欲以

為用兵之端

鑑 夏四月金人分道南侵王幸敗之金人乃去自是宋金之好絕

鑑 六月以伐金詔四方從趙方之請也詔略曰朕勵精更化一意息兵矣

戎踰我中原天厭之矣狐兔失其故穴入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雖耻

未復念甫伸於信誓膏肓重起於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勲則亦有不次之賞

尚其聽命朕不食言

甲辰斷曰

金宋世讐也嘗在所復而南宋之君稱臣請和相承三世莫之敢議至於寧宗嘉定十年而始下詔伐金寧宗於此果有

以伐金詔 四方 狐兔失其 故穴

復讐之志乎口語其舉則善矣然寧宗立國於今垂三十年伐金之言未嘗出於口伐金之計未嘗謀於人蓋未始有此意也今特因其喪敗而欲乘時以取之耳故其詔曰狐兔失其故穴人共逐之則其志可見矣果有復讐之志哉

鑑七月定遠民李先以李全來歸李全初為金離州紅襖賊也人號為李鐵鎗高忠皎會其兵

伐海州不克後全襲金莒州取之

綱戊寅十年金興定二年○夏光定八年○元太祖十二年春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總管

鑑以知楚州應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純之見李全軍屢捷密聞于朝謂

中原可復史彌遠鑿韓侂貴之事不明招納密敕江淮制置使李玨及純

之撫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純之節制

鑑五月詔集議平戎禦戎三策

更臣斷曰去歲下詔伐金則平戎之策也既有志以平戎則無事於禦與和矣而今乃下詔以平戎禦戎和戎三策並議何也蓋其

詔議平戎禦戎和戎三策

欲平戎者幸其喪敗而欲取之取之不得而金復南下則又謀禦之既恐禦之不敵而又謀以和也夫欲平乎戎則有李綱宗澤岳飛之策矣欲禦乎戎則有張浚呂頤浩趙鼎之策矣當時之人宜莫有過之者寧宗果將有志則取而行之有不可勝用矣何以議乎若夫欲議乎和則李邦彥汪伯彥黃潛善秦檜已然之迹具在亦無容於議也寧宗於此舉三策以並議是其平居之間未嘗預謀益可知矣傳曰多籌勝少籌不勝而况於無籌乎寧宗之無籌如此欲以取勝不亦難乎

鑑金將張柔為元兵所執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

帥也我亦帥也太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遺

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

猖獗至此猖獗失足貌顧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柔遂降後張柔降元侵金河

鑑震河朔震河朔之威名震河朔古而反為鄉道以滅金則其善於義也可勝言哉

鑑冬十月元木華黎狗金絳潞澤州取平陽行尚書省李華死之時木華

忠孝不兩立張柔為二親顧張柔威名震河朔張柔質於王陵

李華死節

黎圍平陽華禦之兵少援絕城遂陷或謂華宜上馬突圍出華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云矣乃自沒

綱十一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績會兵入寇

吳政忘身

綱已卯十二年金興定三年長光定九年元太祖十四年春正月金人復寇西和成鳳州入

殉國

黃平堡吳政拒戰死之政之忘身殉國幾何人哉綱目特書死之所以示其全義也

鑑金人復大舉圍襄陽趙方使扈再興等帥師攻唐鄧以救之先是襄陽

圍急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曩決矣

趙方決戰 敗金人

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言戰國時金人圍襄陽擊其外繞

以王城方計其空窠穴而來若擣其虛則襄陽之圍自解乃命再興及許

國擊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鑑復申飭諸將當逼於境上不

可使入而後拒之于城上金人來自圖山勢如風雨再興宗政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佯却金人逐之宗政與陳祥為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遂大敗而去

周靜軒曰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是時金虜猖獗大舉圍城襄陽之危矣當禁廢趙方却分諸將率兵救之然何以不直赴襄陽而攻唐鄧耶此吳子救蔡之義春秋所以為善救也

鑑以任希夷發書樞密院事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稱其開濟為

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號而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皆未

贈諡乃上言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諡朝廷從之

鑑三月以曾從龍察知政事四月○綱夏四月復以安丙為四川宣撫使

鑑張福作亂四川大震時董居諱為制使棄城逃歸張方魏了翁移書宰

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 復安丙為直撫使

吳子救蔡之義 希夷篤信力行

須安相公乃定

安丙不辱君命

安丙能行

已志

孟崇政大

金人呼為

一特名將

循吏

問孟宗政

寒陽之勝

趙方遺諸將伐金

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而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會說丙為宣撫蜀民心始安丙因討福諫之

周靜軒曰

安丙素得蜀心廢置既久茲因張方等之薦復為宣撫則人心從此而安盜賊從此而息矣故下書討張福諫之乃所以

者其功耳若丙可謂不辱君命而能行已志者焉特書于冊蓋予之也

六月權知襄陽軍孟宗政大敗金人于城下追至鄧州而還金有是不敢窺襄漢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倉贖之給田創屋與居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為孟英範

翁信賞必罰好賢樂善為一特名將循吏云

丁南胡曰

襄陽之勝宗政竭方於內再與合兵於外一將之功偉矣但此後一將不久皆卒豈宋金未連天將兩其亡也然一將為趙方部曲赫然有岳武穆之風雖屈其身而各具其後用與子世幸宗政子璘功名俱不愧乃父云

十二月趙方便扈再與許國孟宗政分道帥師伐金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道而進

綱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

綱庚辰十三年

金興定四年○夏光定十年○元太祖十五年

春正月扈再興許國攻唐鄧州皆

不克而還

綱目無貶詞一以存中國之體二以伸義士之氣三以示不忘警耻之心其與春秋書乾時之戰雖敗亦榮同意

綱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八月安丙遣兵會夏人伐遼○丙遣夏人

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士信帥師赴熙

秦鞏鳳翔委丁焞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軍民

周靜軒曰

安丙遣兵伐金初非君命亦專乎綱目書之何以畧無貶詞是時宋遷不表中原淪於左社在朝諸人身安自肆曾不以憂為念獨丙志在恢復能以滅胡取蜀為記任是以前書丙討張福諫之下書論夏人伐金是皆示其示之意已明乎此則知為臣者

安丙志在恢復

綱目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二

為國為心
狗國為心

當以狗國為心為國者猶以狗為心
恣而好攻戰務邀功者與此異矣

○九月夏人圍金鞏州王任信帥師會之不克遂還

○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曆時元主有一天下之志嘗謂左右曰

楚材處左右以備訪問楚材遠東丹王突厥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楚材通術數之學无遠

于太玄以次大明曆不應制庚午元曆上之元主以楚材明天文之占屢

有問莫不奇中故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元主亦燒羊胛骨以符之

然後行○鎮江副都統翟朝鎮江副都統翟朝

○辛巳十四年金興定五年○夏光定十一年○元太祖十六年春二月金會兵于蔡州入寇三

月陷黃蘄州引還扈再與李全追擊敗之自初金人寇蘄知州李誠之百

計禦之會黃州失守金人併兵攻蘄城始陷誠之并其妻子官屬皆死之

金兵退再與敵擊于天長敗之及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

李誠之闔門死節自金再寇遠陷蘄黃知州李誠之闔門死節向微再與李全身之追

○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天祖後

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標普安王故事

○以與高馬美善太祖十世孫與魯為秉義郎與岳斌懿王德昭之後布壇之子也初

彌遠以帝未有儲嗣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事

之選會館客余天錫告還鄉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

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過全保長避兩保長知其為丞相館賓具

雞黍甚肅須臾有一子侍立曰此吾外孫趙與岳與的也曰者嘗言二兒

後當極貴史記曰者傳註云古人通下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歸安以告

二百餘言
後當極貴
史記曰者傳註云古人通下
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歸安以告

遂召見彌遠善相大奇之遂留與宮及費和立為皇子乃補與宮兼義郎
年十七矣與宮變事寔言潔脩好學每朝祭待漏他人或笑語與宮獨儼
然出入殿庭矩度有骨見者欽容彌遠益異之按史畧與宮如不好
弄群兒聚嬉獨登高
坐不動長上者指以語群兒曰汝曹不效此人恰
一大王相似群兒每羅拜其上遂有趙大王之號

竟長侯時
而舊

宋史斷曰

皇子既立而史彌遠復以與宮為兼義郎其志欲何如哉蓋
將居此奇貨以俟時而售也豈待皇子嫉忌而後謀廢立哉

監賜工部尚書劉燿

文簡功郎中樓觀之議也

綱八月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綱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

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今屬池州府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

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官方守襄陽十

年以戰為守合管民兵為一體通總制司為一家許國以忠應變如神隱

催科中撫
字
刑罰中教
化

趙方名言

許國以忠

隱有禮道

折衝風

趙方忠盡

自守

問方以身

徇國

二義非地

皆可及

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二境獨能用名人
如陳映游九功輩皆後為大吏扈再與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權任致其
死力卒為良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諸子范葵最顯

發

趙方忠盡自守堅如鐵石守邊十年以身徇國抗疏王戰務雪作
耻皆實德之可稱者觀其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之言苟非心

乎宋室者安能言之若是乎此固宋仁義之將而非他將之可及也卒
而具官宜過予之哉

史臣斷曰

催科之與撫字刑罰之與教化非其倫矣殊不知催科而後
乎寬則民必便民便則撫字在其中矣刑罰而當其罪則民

不敢犯民不敢犯則教化在其中矣方其善為政哉嗚呼催科之中猶
寓乎撫字刑罰之中猶寓乎教化也而世之人口談撫字而實務大催

罰觀於方之言寧不愧乎

綱九月立書誠

與宮琳

為沂靖惠王柄後○**綱十月四川安撫使安丙卒**

詔知成都府隄與之為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內在四川以安為守威功

與之繼護

西蜀
蜀人開誠
布公

其誓朝廷願之與之繼護西蜀興誠布公附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振

丁南湖曰安丙功業惟討吳曦而亦揚巨源之同謀也然丙以媚嫉殺巨源則討賊之功何足以補殺源之罪耶佳與之始終高節

蜀有賴以之代丙則丙有慙矣

綱壬午十五年金元光元年○夏光定十一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天命

之寶于大慶殿木赦

綱百進封皇太子祁國公坊音宏為濟國公以沂王嗣子貴誠為祁州防禦

使時史彌遠用事久權勢重灼皇太子坊心不能平嘗書于上曰彌遠當

决配八千里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新恩二州名屬肇慶府今

新恩陽江二縣是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坊而坊不知直德秀時兼官教諫坊曰

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坊不聽德

秀因力請坊而去一日彌遠為其父造飯槽淨慈寺寺在杭州府西湖上與國子學

錄鄭清之登慧曰闕弄人語曰皇太子不堪為倚聞後沂邸者甚賢欲擇

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

君之耳若一語泄者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清之曰教貴誠為文每

謂彌遠即以貴誠詩文翰墨示之譽之不吝曰彌遠問曰吾聞皇姪之賢

已孰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允

彌遠領之再三奉之之意益决乃曰媿然之失媿其罪也言于帝親帝

廢茲而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廢以權臣當國不能慎重而輕此如

綱十二月以李全為保寧軍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司副使初李全

天眷理宗然此亦天眷理宗之先兆也係解
之先兆
日君不密則失臣其竝之謂乎

如李金節

每立戰功史彌遠輒欲加以官賈涉以為不可及加節載數白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

許浩曰

爵祿人之所同慕也蓋惟大人為能不以之而動心其他自中伸縮焉是以古之人君必審慎之而不輕以與人而使人常企慕斯能得其用也苟或輕以與人而其人尊崇已極志意已滿無所向慕則不可得而用之矣此用人者所以有養鷹之警也斯道也賈涉知之史彌遠不知也故李全每立戰功輒加以官至授之以節錢則許國不能制而遂叛矣向使如涉之言而惜之於初豈至是哉

元主滅回回國

即默德那國也

其主走死元主遂進次于印度國鐵門關在撒

國碣石城西懸崖絕壁高數千仞徑路崎嶇深一三千里東人守此名鐵門關

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

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主宜早還元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楚材對曰此

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西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天軍征西巴四年

一角端為人言

中人有養鷹之警

楚材因事

蓋上天惡殺遺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元主即日班師大

掠析都而還廣義

角端之獸考之經典角之子史雖無其實然則楚材以是而諫蒙古亦可謂因事納忠矣

癸未十六年

金元光二年○夏獻宗德旺乾元元年○元太祖皇帝十八年

春正月嚴賦吏法

三百元太師木華黎卒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木博兒忽赤老溫俱

以忠勇事元主元主號為撥里班曲律猶中國言四傑也然中原之功木

華黎為第一

十二月以許國為淮東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楚州初國為淮西都統

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因數言李全必及涉卒會名國入對國即上

疏極言全姦謀益深及狀日著遂有是命

鑑十月金主珣卒太子守緒立

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

元之四傑

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夏 春正月錄程願後

綱名崔與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之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綱與之

蜀金日像而祠

治蜀將士輯睦府庫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而祠焉

金主不殺皇權且言

入吾哭哭金國將人群臣請置重典金主曰近詔旨澤真言今雖議訛不可殺也唯以君門非哭笑之所杖而遣之

八月帝有疾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為皇太子更名的帝崩時

即位封皇子濟國公竑為濟陽郡王初帝崩彌遠遣唐兄子谷石

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等一夜七往返泣拜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

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宮中置

行宣酌令之曰今所宜乃沂靖惠王后皇子非萬歲春皇子若誤則汝曹皆處斬酌至后拊其背曰汝公為皇子矣彌遠引酌至極前舉長畢即位遂稱遺詔以竑封濟陽郡王尋出居湖州

史臣斷曰

寧宗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內芟諸異姦指正為偽外挑強鄰流毒海甸亟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彌遠擅權帝幸荒窮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乘機同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胡新安曰

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至寧宗末楊后彌遠授之明遂掃地矣猶捍控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不幸也

丁南湖曰

竑之被廢而見殺固彌遠之罪矣然竑之自取有三焉不能容母后一也不能忍彌遠二也不能聽真德秀三也後之太子處危疑者可

諸理齋曰

竑為皇子已歷四生宗社人心屬之矣彌遠秉國太喪廢竑立酌若更成長會無一人敢言言之何也曰史氏自浩以來

世濟其多效彌遠前順人心誅詭冒遠專風柄當時鈞軸如薛極曾從龍其心膂也蓋諫如李知孝梁成大其鷹犬也將帥如夏震趙方之屬其爪牙也天子徒擁虛器而已則其廢立亦何憚而不為哉或曰咄與均皆非寧宗于竑之浮燥不若昀之凝重廢昏立明古有之矣彌遠請於太后而行未可深罪也曰所謂廢昏立明罪忘已者社稷將傾如霍光之廢昌邑是也故不謂有是惡彌遠但恐不利於已謀其短而廢之耳觀其雪川之變號泣不從且首約無犯太后官家豈浮燥者能之耶廢立之請太后不可曰先帝所立豈敢擅變所遣者一夜七往返以各言脅之然後從焉斯豈太后之得已哉吁彌遠不臣之罪大矣

自更彌遠欲收眾望勸帝褒表老儒九月詔傅伯成爲顯謨閣學士柴中行奉朝請伯成簡辭不全

以真德秀兼侍讀初德秀爲起居舍人兼宮講言事不避權貴且倦倦於復舊時史彌遠方以爵祿廢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燭曰吾足須急引去使朝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方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人

德秀言事不避權貴
擬求以真德秀爲禮

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開納之

以真德秀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魏翁爲起居郎開禧初了翁以

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其狂妄遂以親老辭

去築室白鶴山下白鶴山在嘉定府邛縣西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聞而授徒士爭負

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爲潼州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

程顥程頤張載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與任希夷合朝廷從之至真以起

居舍人進改起居郎

張時泰曰真德秀嘗爲宮教諫學太子竑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必不聽

丘之初爲侍讀爲侍講爲直學士院爲煥章閣待制任職不辭可謂能擇其君者矣故觀其去竑王也合乎盡之上九就理宗也合乎蹇之六二去就惟其時而已非西山其孰能之哉

德秀先見之明
德秀可謂能擇君
西山去就

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謝表

謝表
擬求以親了翁爲起居郎謝表

蜀人盡知義理之學

傳

歸道封宗室希瓚為榮王妻全氏為國夫人

帝之本生父母也

以其子與芮競

奉祀

張壽斷曰

英宗為仁宗後而欲過封其所生孝宗為高宗後而不襲封其所生一則昧於二本一則至於忘本過與不及英非英而孝非孝也理宗為寧宗後於所生追封為王襲封奉祀其得祭之以禮之遺意也此所以為理歟無乃鑒前之失而然歟

袁了凡綱鑑補卷之三十五終



